舊唐書

傳百二十七之三十二

漢書門 類
二一五五 號
三八 函
四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一五五 號
四〇 冊
二八一 函
一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55
冊數 40（27）
函號 281 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崔慎由（父從　伯父能　慎由弟安潛　慎由子胤）　盧鈞　裴休（兄儔　弟俅）　楊收（兄發　弟嚴　嚴子涉　注　收子鑒　鉅　鏻）　崔珙（兄琯　弟瑨　球　璵　子澹　澹子遠）　韋保衡

路巖　夏侯孜（子潭　罕）　劉瞻　劉瑑　曹確

畢諴　杜審權（子讓能　彥林　弘微）　劉鄴　豆盧瑑

崔慎由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位終國子司業謚曰文自有傳曾祖翘位終禮部尚書東都留守祖異位終渠州刺史父從少孤貧寓居太原與仲兄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亂至於絕食弟兄採梠拾橡實飲水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貞元初進士登第釋褐山南西道推官府公嚴震待以殊禮以父憂免弟兄廬于父墓手植松栢免喪不應辟命久之西川節度使韋皐開西南夷置兩路運糧使奏從掌西山運務後權知邛州事及皐

淺草文庫

薨副使劉闢阻命欲并東川以謀告從從以書諭闢闢怒出兵攻之
從嬰城拒守卒不從之高崇文平蜀從事坐累多死惟從以拒闢
免盧坦在宣州辟爲團練觀察副使元和初入朝累遷吏部員外郎
九年裴度爲中丞奏從爲侍御史知雜守右司郎中度作相用從自
代爲中丞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幸事關臺閣或付仗
內者必抗章論列請歸有司選辟御史必先質重貞退者改給事中
數月出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團練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賜紫
金魚袋入爲尚書右丞淄青賊平鎮州王承宗懼上章請割德棣二
州自贖又令二子入侍憲宗選使臣宣諭以從中選議者以承宗罪
惡貫盈每多姦詭入朝二子必非血胤人頗憂之從次魏州田弘正
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騎援之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徑至鎮州於
鞠場宣勅三軍大集從諭以逆順辭情慷慨軍士感動承宗泣下禮
貌益恭遂按德棣戶口符印而還其年八月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
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監軍使知上意欲大用之每爲中貴傳達
意旨欲其賂遺從終不答穆宗即位召拜尚書左丞長慶二年檢校
禮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鄜時內接畿甸神策軍鎮
相望踰禁犯法累政不能制而從撫遏舉奏軍士惕然党項羌有以
羊馬來市者必先遺帥守從皆不受撫諭遣之群羌不敢爲盜四年
入爲吏部侍郎尋改太常卿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充東都留守
大和三年入爲戶部尚書李宗閔秉政以從與裴度李德裕厚善惡
之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賓客東都分司從請告百日罷官物論
咎執政宗閔懼四年三月召拜檢校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府舊有貨麴之利資產
奴婢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筭每歲收利以給用從悉除之舊制
官吏祿俸有布帛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估折給
之六年十月卒于鎮贈司空謚曰貞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不交權
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大鎮家
無妓樂士友多之

慎由大和初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聰敏強記宇量端厚有父風釋褐諸侯府大中初入朝爲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再歷方鎮入朝爲工部尚書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轉監修國史上柱國加太中大夫兼禮部尚書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判度支爲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劉瑑同知政事十二年二月詔曰太中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繼美德門承家貴位搢紳偉望禮樂上流挺松筠之貞姿服蘭蓀之懿行自居名器累歷清華禁林才擅於多能綸閣詞推於巨麗物情愈茂延譽甚高再列二卿之崇亟闡六條之化爰加獎任益委重難屢啓嘉謨俄恭大柄而周涉寒暑備見器能道已著於始終恩豈殊於中外可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咸通初改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加檢校司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入爲吏部尚

書移疾請老拜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子胤弟安潛

安潛字進之大中三年登進士第咸通中累歷清顯出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乾符中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黃巢之亂從僖宗幸蜀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奏安潛爲副收復兩京以功累加至檢校侍中龍紀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潛代敬武子師範拒命安潛赴鎮至棣州刺史張蟾出州兵攻青州爲師範所敗朝廷竟授之節鉞安潛還京師累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謚曰貞孝子梲巇梲景福中爲起居郎巇爲右拾遺梲累官至尚書從兄能少勵志苦學累辟使府元和初爲蜀州刺史六年轉黔中觀察使坐爲南蠻所攻陷郡邑貶永州刺史穆宗即位自從兄縱列召拜將作監長慶四年九月出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卒子彥曾有幹局大中末歷三郡刺史咸通初累遷太僕卿出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彥曾性仁恕法律稍嚴急以徐軍驕命彥曾治之長於撫養而短於軍政用親吏尹戡徐行儉當要職

二人貪猥不恤軍旅士卒怨之先是六年南蠻寇五管陷交阯詔徐
州節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舊三年一代至
是戍卒求代尹戡以軍帑匱乏難以發兵且留舊戍一年其戍卒家
人飛書桂林戍卒怒牙官許佶趙可立王幼誠劉景傅寂張實王弘
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殺都頭王仲甫立糧料判官龐勛爲都將群
伍突入監軍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兩縣虜其丁壯乃擅廻戈沿
江自浙西入淮南界由濁河達泗口其衆千餘人每將過郡縣先令
倡卒弄傀儡以觀人情慮其邀擊既離泗口彥曾令押牙田厚簡慰
諭又令都虞候元密伏兵任山館龐勛遣吏送狀啓訴以軍士思歸
勢不能遏願至府外解甲歸兵便還家彥曾怒誅之勛等擁衆攻宿
州陷之出官帑召募翌日得兵二千人乃虜奪舟船五千餘艘步卒
在船騎軍夾岸鼓譟而進元密發兵邀之爲賊所敗時亡命者歸賊
如市彥曾驅城中丁男城守九年 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
每旦大霧不開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
面斬關而入龐勛先謁漢高祖廟便入牙城監軍張道謹相見不交
一言乃止大彭館收尹戡徐行儉及判官焦璐李棁崔蘊温廷皓韋
廷乂並殺之翌日賊將趙可立害彥曾龐勛自稱武寧軍節度使慎
由子胤

胤字昌遐乾寧二年登進士第王重榮鎮河中辟爲從事入朝累遷
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轉郎中給事中中書舍人大順中正兵部吏部
二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事時王室多故南北司爭權咸樹朋黨外
結藩帥胤長於陰計巧於附麗外示凝重而心險躁自李茂貞王行
瑜怙亂兵勢不遜杜讓能韋昭度繼遭誅戮而宰臣崔昭緯深結行
瑜以自固而待胤以宗人之分屢加薦用累遷中書侍郎判戶部事
昭宗出幸石門胤與同列徐彥若王摶等從車駕還宮加禮部尚書
並賜號扶危匡國致理功臣三年李茂貞犯京師扈昭宗幸華州帝
復雪杜讓能韋昭度李谿之枉懲昭緯之前慝罷胤政事檢校兵部
尚書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使時朱全忠方霸於關東胤密致

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離輔弼之地胤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事胤既獲汴州之援頗弄威權恨徐彥若王摶發昭緯前事深排抑之俄出彥若爲南海節度又搆王摶交結勑使同危宗社令全忠上疏論之光化中貶摶溪州司馬賜死於藍田驛誅中尉宋道弼景務修自是朝廷權政皆歸於己兼領三司使務宦官側目不勝其忿及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以德王監國季述畏全忠之强不敢殺胤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反正故全忠令大將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胤以天子幽囚諸侯觀釁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戩與德昭遊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戩知其誠乃與之謀曰今中外大臣自廢立已來無不含怒至於軍旅亦懷憤惋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垂名萬代今正其時持疑不斷則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謝曰予軍吏耳社稷大事豈不敢自專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一月晦德昭伏

兵誅季述昭宗反正胤進位司空復知政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明年夏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進兵至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交結全忠慮汴軍還京師請罷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誨挾帝幸鳳翔胤怨帝廢黜不扈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陽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初全忠至華州遣掌書記裴鑄入奏鳳翔言欲以兵士迎駕及入京師又上表曰臣獨兼四鎮迨事兩朝分數千里之封疆受二十年之恩渥微同物類猶解感知忝齒人倫寧忘報効臣昨將兵士奔赴闕庭尋過京畿遠迎車駕初因幕吏面奏德音尋有宰臣頻飛密札或以京都紛擾妥制置於中朝或以鑾輅播遷俾奉迎於近甸臣是以遠離藩鎮不憚疲勞昨奉詔書兼宣口勑令臣速抽兵士且歸本藩仍遣百官俾赴行在覩綸言於鳳紙若面丹墀認御札於龍牋如親翠蓋然知從來書詔出自宰臣每降宣傳皆非聖旨致臣悞將師旅遠入關畿比令迎駕之行翻掛脅君之過臣今見與茂貞要約釋兩地猜嫌早致萬乘歸京以副八紘懇望

其宰臣百官已下非臣輒有阻留伏乞詔赴行朝以備還駕昭宗得
全忠表怒胤尤甚是月二十六日詔曰食君之祿合務於盡忠秉國
之鈞宜思於致理其有疊膺異渥繼執重權遽萌狂悖之心忽構傾
危之計人知不可天固難容扶危定亂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
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五千戶崔胤奕葉
公台蟬聯珪組冠歲名升於甲乙壯年位列於公卿趣向有聞行藏
可尚朕採於群議詢彼輿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卮難滿
小器易盈曾無報國之心但作危邦之計四居極位一無可稱豈有
都城合聚兵甲暗養死士將亂國經聚貔武以保其一坊致刁斗遠
連於右輔始則將京兆府官錢委元規召卒後則用度支使権利令
陳班聚兵事去公朝權歸私室百辟休戚由其顧眄之間四方是非
繫彼指呼之際令狐渙姦纖有素操守無堪用作腹心共張聲勢遂
令濫居深密日在禁闈罔惑朕躬僞行書詔致茲播越職爾之由出宜

有權重位崇恩深獎厚曾無惕厲轉恣睢盱顯構外兵將圖不軌朕
以士庶流散兵革繁多遂命宰臣與之商議五降內使一貢表章堅
臥不來拒召如此況又拘留朕吏蔡闕晨趨人既奔驚朕須巡幸果
見兵纏輦轂火照宮闈煙塵張天干戈匝野致朕奔迫及於岐陽翠
輦未安鐵騎旋至圍逼行在焚燒屋廬覩此阽危咎將誰執近省全
忠章表兼遣幕吏敷陳言宰臣繼飛密緘促其兵士西上靜詳構扇
孰測包藏無功及人為國生事於戲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務殷繁
豈能親理盡將機事付爾主張負我何多構亂至此仍存大體不請
無恩可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初天復反正之後宦官尤畏胤
事無大小咸稟之每內殿奏對夜則繼之以燭常說昭宗請盡誅內
官但以宮人掌內司事中尉韓全誨張弘彥袁易簡等伺知之於帝
前求哀請命乃詔胤密事進囊封勿更口奏宦官無由知其謀乃求
知書美婦人進內以偵陰事由是胤謀頗洩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
自安故全誨等為劫幸之謀由胤忌嫉之太過也及全忠攻鳳翔胤

寓居華州爲全忠畫圖王之策天復二年全忠自岐下還河中胤迎
謁于渭橋捧巵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辭贊其功業三年
李茂貞殺韓全誨等與全忠通和昭宗急詔徵胤赴行在凡四降詔
三賜朱書御札稱病不赴及帝出鳳翔胤乃迎於中路即日降制復
舊官知政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仍詔移家入左軍賜[illegible]
器用十車胤奏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副使胤與全忠奏罷左右神
策內諸司等使及諸道監軍副監小使內官三百餘人同日斬之於
內侍省諸道監軍隨處斬首以聞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
蘇檢等作相及還京胤皆貶斥之又貶陸扆爲沂王傅王溥太子賓
客學士薛貽矩夔州司戶韓偓濮州司戶姚洎景王府咨議應從幸
群官貶逐者二十餘人唯用裴贄爲相以其孤立易制也內官既盡
宣徽諸使悉罷天子宣傳詔命惟令宮人寵顏等宣事而欺君蠹國
所不忍聞胤所悅者闒茸下輩所惡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懼朝不保
夕其年十月全忠子友倫宿衛京師因擊鞠墜馬而卒全忠愛之殺
會鞠者十餘人而疑胤陰謀之由是怒胤初天子還宮全忠東歸胤以
事權在已慮全忠急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招致兵甲以扞茂貞爲
辭全忠知其意從之胤毀城外木浮圖取銅鐵爲兵仗全忠令汴州
軍人入闕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
誅胤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四年正月初貶太子賓客尋爲汴軍所殺
胤傾險樂禍外示寬弘初拜平章事其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
刻苦樹立門戶一旦終當爲緇郎所壞果如其言胤累加至侍中封
魏國公初朱全忠雖竊有河南方鎮憚河朔河東未萌問鼎之志及
得胤爲鄉導乃電擊潼關始謀移國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無如
胤之甚也子有鄰
崔珙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頲貞元初進士登第元和初累官至少府
監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卒頲有子八人皆至達官時人比漢之荀氏
號曰八龍長曰琯貞元十八年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釋褐諸侯府
入朝爲尚書郎大和初累遷給事中宣慰幽州稱旨俄而興元兵亂

殺李絳命琯平亂褒中三軍一叔然從命使還改工部侍郎四年冬拜
京兆尹五年四月改尚書右丞六年十二月出爲江陵尹御史大夫
判南節度使八年入爲兵部侍郎轉吏部權判左丞事開成二年眞
拜左丞時弟珙爲京兆尹兄弟並居顯列以本官權判兵部西銓吏
部東銓事三年檢校戶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
都防禦等使會昌中遷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充山
南西道節度使以弟珙罷相出官琯以罷鎭歸東都五年卒詔曰孔
氏以顏冉之行着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之八凱乃睠時哲得
茲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琯誠
明履正粹密鄰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爲身
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寮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
由長孺之道以佑正人徵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旣是魏其之直益彰
王鳳之邪雖色于朝群公聳語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留
遺愛居常愼獨淸則畏知愛自靑衿迄于白首厲翼之志始終不渝
未涉台階實韋公論追榮左相式示優崇可贈尚書左僕射
珙琯之母弟也以書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精吏術大和
初累官泗州刺史入爲太府卿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鎭
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帝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
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
徐人郎以王茂元代珙鎭廣南授珙兼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開成初就加檢校兵部尚
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六月遷京兆尹是歲
京畿旱珙奏涇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溉田從之三年正
月盜發親仁里欲殺宰相李石不中賊出於禁軍珙坐捕盜不獲罰俸
料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珙親厚累遷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
等使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書門下侍郎進階
銀青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素與崔鉉不叶及李讓夷引鉉輔政

代珙領使務乃特詔珙領使日受破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貫文又
言珙嘗保護劉從諫坐貶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宣宗即位以赦
召還爲太子賓客出爲鳳翔節度使三年崔鉉復知政事珙辭疾請
罷制曰將相之臣與國同體誠欲自便豈宜不從苟非其時涉于避
事前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
鳳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早以器
能周歷顯重行已無稱其反悖在公亦竭其精忠自負讜前朝遠移
南徼及我嗣守頗聞嘉名由是剖竹近關揚旌右輔爲國垣翰適資
謀猷近者犬戎輸誠歸我故地下議納款且籌關疆宜其率先啓行
副此寵待忽覽退閑之請頗乖毗倚之誠陳力之方豈無其道匪躬
之效或異於是以其故老特爲優容俾居青宮之輔仍從分洛之命
君臣禮分予無愧焉可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涓大中四年
進士擢第珙兄琯瑒璵球珦
琯以書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郡刺史入位終
方鎮瑒開成初爲吏部郎中轉給事中會昌初出爲陝虢觀察使
河南尹入爲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大中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
鐵轉運使崔鉉再輔政罷瑒使務檢校兵部尚書兼河中尹御史大
夫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七年入爲左丞再遷刑部尚
書子涓大中初登進士第
璵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開成中累遷至禮部員外
郎會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中五年遷禮部侍郎
六年選士時謂得才七年權知戶部侍郎進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戶
轉兵部侍郎子澹
澹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郎位終吏部侍郎澹子遠
遠龍紀元年進士登第大順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
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轉戶部侍郎博陵縣男食邑三伯戶轉兵部
侍郎承旨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從
昭宗東遷洛陽罷相守右僕射二年爲柳璨希朱全忠旨貶白州

長史行至滑州被害於白馬驛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士慕其為
人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球字叔休寶曆二年登進士第會昌中為鳳翔節度判官入朝為著作郎子瀆
瀆大中末亦進士登第崔氏咸通乾符間昆仲子弟紆組拖紳歷臺
閣踐藩嶽者二十餘人大中已來盛族時推甲等
盧鈞字子和本范陽人祖具父繼鈞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書判拔
萃調補校書郎累佐諸侯府大和五年遷左補闕與同職理宋申錫
之枉由是知名歷尚書郎出為常州刺史九年拜給事中開成元年
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其年冬代李從易為廣州刺
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
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鈞性仁恕為政廉潔請監軍
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
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為營槥櫝其
家疾病死喪則為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

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嚴而人化三年將代華蠻數千人詣闕請
立生祠銘功頌德先是土人與蠻獠雜居婚娶相通吏或撓之相誘
為亂鈞至立法俾華蠻異處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
肅清而不相犯會昌初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誅劉稹
以鈞檢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洺慈
觀察等使是冬詔鈞出潞軍五千戍代北鈞升城門餞送其家設幄
觀之潞卒素驕因與家人訣別乘醉倒戈攻城門監軍以州兵拒之
至曉撫勞方定詔鈞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遷戶部尚書大中初
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
等使就加檢校司空四年入為太子少師進位上柱國范陽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六年復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
年詔曰河東軍節度使盧鈞長才博達敏識宏深藹山河之靈抱瑚
璉之器多能不耀用晦而彰由嶺表而至太原五換節鉞仁聲載路
公論彌高藩垣之和氣不衰臺閣之清風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群寮

可尚書左僕射鈞踐歷中外事功益茂後輩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
徵謂當輔弼雖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視事與親舊遊城南別
墅或累日一歸宰臣令狐綯惡之乃罷僕射仍加檢校司空守太子
太師物議以鈞長者罪綯弄權綯懼十一年九月以鈞檢校司徒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入爲太子太師卒

裴休字公美河内濟源人也祖宣父肅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時山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
浙東郡縣肅召州兵討平之因紀其事號平戎記上之德宗嘉賞肅
生三子儔休俅皆登進士第休志操堅正童齓時兄弟同學于濟源
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贄儔者儔
俅烹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
改饌獨不食長慶中從鄉賦登第又應賢良方正升甲科大和初歷
諸藩辟召入爲監察御史右補闕史館修撰會昌中自尚書郎歷
數郡大中初累官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

史大夫領使如故六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自大和已
來重臣領使者歲漕江淮米不過四十萬石能至渭河倉者十不三
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沉溺者歲七十餘隻緣河姦吏大紊劉
晏之法洎休領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因是所過地里悉令縣令兼
董漕事能者獎之自江津達渭口以四十萬之傭歲計緡錢二十八
萬貫悉使歸諸漕吏巡院無得侵牟舉新法凡十條奏行之又立稅
茶法十二條奏行之物議是之初休典使三歲漕米至渭河倉者一
百二十萬斛更無沉舟之弊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休在相位
五年十年罷相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
其年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縣子食邑五百戶守太子
少保分司東都十一年冬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
大夫充昭義節度潞磁邢洺觀察使十三年十月加檢校吏部尚書
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鳳翔
尹充鳳翔隴州節度使咸通初入爲戶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太子

少師卒休性寬惠爲官不尚曒察而吏民畏服善爲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唄以爲法樂與尚書紇干㮚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多以詞語嘲之休不以爲忤休字冠識亦登進士第休子弘

楊收字藏之同州馮翊人自言隋越公素之後高祖悟虛應督良制科擢第位終朔州司馬曾祖紉烈位終寧州司馬祖藏器邠州三水丞父遺直位終濠州録事參軍家世爲儒遺直客於蘇州講學爲事因家于吳遺直生四子發假收嚴

發字至之大和四年登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釋褐校書郎湖南觀察推官再辟西蜀從事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累遷至禮部郎中大中三年改左司郎中宣宗追尊順宗憲宗等尊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摶獻議曰臣等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曾無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博學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可以覆視今議者以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太后本瑯琊王妃薨後已祔瑯琊國廟其後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特謟神貴君之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又絕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母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爲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爲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即是穆宗上僊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

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實知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渫聖朝大典偎蒙下問敢不盡言臣謹按國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謚于廟而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縚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武氏縚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即不知其時削舊題即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冊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相覆奏祧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為是改授太常少卿出為蘇州刺史蘇發之鄉里也恭長慈幼人士稱之還改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甌閩之人美其能政耆老以善績聞朝廷以發長於邊事移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屬前政不率蠻夏咸怨發以嚴為理軍亂為軍人所因致於郵舍坐貶婺州刺史卒于治所子乘亦登進士第有俊才尤能為歌詩歷顯職

假字仁之進士擢第故相鄭覃刺華州署為從事從覃鎮京口得大理評事入為監察轉侍御史由司封郎中知雜事轉太常少卿出為常州刺史卒官初假娶元氏生發假繼室長孫氏生收嚴收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疎眉秀目寡言笑方於事上博聞強記初家寄涔陽甚貧收七歲喪父居喪有如成人而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略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為神童兄發戲令詠蛙即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為詩什觀者壓敗其藩收嘲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

勗之曰俟爾登進士第可肉食也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久之不從鄉賦開成末假擢第是冬收之長安明年一舉登第年纔二十六時發爲潤州從事因家金陵收得第東歸路由淮右故相司徒杜琮鎮揚州延收署節度推官奏授校書郎琮領度支以收爲巡官琮罷相鎮東蜀奏授掌書記得協律郎琮移鎮西川復管記室宰相馬植奏授渭南尉充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收辭曰僕兄弟進退以義頃仲兄假鄉賦未第收不出衡門今假從事僕不忍先爲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俟僕稟兄言命可也馬公嘉之收即密達意於西蜀杜公願復爲參佐琮即表爲節度判官馬公乃以收弟嚴爲渭南尉集賢校理代收之任周墀罷相鎮東蜀表嚴爲掌書記墀至鎮而琮卒乃辟嚴爲觀察判官兄弟同幕爲兩使判官時人榮之俄而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爲監察兄弟並居憲府特爲新例裴休作相以收深於禮學用爲太常博士時收弟嚴亦自揚州從事入爲監察尋丁母喪歸蘇州既除崔珙罷相鎮淮南以收

爲觀察支使入爲侍御史改職方員外郎分司東都宰相夏侯孜領度支用收爲判官罷職改司勳員外郎長安令秩滿改吏部員外郎上言先人未葬旅殯毗陵擬遷卜於河南之偃師請兄弟自往從之及葬東周會葬者千人時故府杜琮夏侯孜皆任洛二公聯薦收於執政宰相令狐綯用收爲翰林學士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轉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左軍中尉楊玄价以收宗姓深左右之乃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刑部尚書收以交阯未復南蠻擾亂請治軍江西以壯出嶺之師乃於洪州置鎮南軍屯兵積粟以餉南海天子嘉之進位尚書右僕射太清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收居位稍務華靡頗爲名輩所譏而門吏僮奴倚爲姦利時楊玄价弟兄掌機務招來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以爲背己由是傾之八年十月罷知政事檢校工部尚書出爲宣歙觀察使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八月貶爲端州司

馬尋盡削官封長流驩州又令內養郭全穆齎詔賜死九年三月十
五日全穆追及之宣詔訖收謂全穆曰收為宰相無狀得死為幸心
所悲者弟兄淪喪將盡只有弟嚴一人以奉先人之祀予欲昧死上
塵天聽可容一刻之命以俟秉筆乎全穆許之收自書曰臣眛訕下
才謬當委任心乖報國罪積彌天特舉朝章賜之顯戮臣誠悲誠感
頓首死罪臣出自寒門旁無勢援幸逢休運累污清資聖獎曲流遂
叨重任上不能罄輸臣節以答寵光下不能迴避禍胎以延倖乂苟
利尸素頻歷歲時果至聖朝難寬大典誠知一死未塞深愆固不合
將泉壤之詞上塵天聽伏乞陛下哀臣愚惷稍緩雷霆臣頃蒙擢在
台衡不敢令弟嚴守官闕下旋蒙聖造令刺浙東所有罪愆是臣自
負伏乞聖慈貸嚴微命臣血屬皆紡更無近親只有弟嚴才力尫悴
家族所恃在嚴一人俾存殘曲全在陛下弘覆臣無任魂魄望恩之
至全穆復奏懿宗愍然有嚴判官朱侃常潾閻均族人楊公慶嚴季
寔楊全益何師玄李孟勳馬全祐李羽王彥復等皆配流嶺表收子

鑒鉅鏻皆登進士第鉅乾寧初以尚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拜戶
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封晉陽男食邑三百戶從昭宗東遷為左散騎
常侍卒鏻登第後補集賢校理藍田尉乾寧中累遷尚書郎
嚴字凜之會昌四年進士擢第是歲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
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起覆
奏武宗勅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嚴釋褐諸侯府咸通中
累遷吏部員外轉郎中拜給事中工部侍郎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
兄收作相封章請外職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團練觀察使收
罷相貶官嚴坐貶召州刺史收得雪嚴量移吉王傅乾符四年累遷
兵部侍郎五年判度支其年病卒二子涉注涉乾符二年登進士第
昭宗朝累遷吏部郎中禮刑二侍郎乾符四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初
轉左丞從昭宗遷洛陽改吏部尚書輝王即位本官平章事加中書
侍郎涉性端厚秉禮乾寧之後賊臣竊發王室寖微及天祐東遷大
事去矣涉為時所嬰不能自退及命相之日與家人相向灑泣曰吾

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謂其子凝式曰今日之命吾家重不幸矣必累爾等涉謙退善處竟以令終注中和二年進士登第昭宗朝累官考功員外刑部郎中尋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召充翰林學士累遷戶部侍郎輝王纘曆兄涉爲宰相注避嫌辭內職守戶部侍郎

韋保衡者字蘊用京兆人祖元貞父慤皆進士登第慤字端士大和初登第後累佐使府入朝亟歷臺閣大中四年拜禮部侍郎五年選士頗得名人載領方鎮節度卒保衡咸通五年登進士第累拜起居郎十年正月尚懿宗女同昌公主公主郭淑妃所生妃有寵出降之日傾宮中珍玩以爲贈送之資尋以保衡爲翰林學士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朞年以本官平章事保衡恃恩權素所不悅者必加排斥王鐸貢舉之師蕭遘同門生以素薄其爲人皆擯斥之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之自起居郎至宰相二年之間階至特進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咸通末淮徐盜起素所怨者發其陰

在中書人吏稍散鄭覃曰耳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事勢不可知但宜堅坐鎮之冀將寧息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若縱亂走亦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石視簿書亦然自若京城無賴之徒皆戎服兵仗北望闕門以俟變內使連催閉皇城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其徒立望仙門下謂中使曰假如有賊閉門不晚請徐觀其變無宜自弱晡晚方定是日苟非石之鎭靜君賞之禦侮幾將亂矣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三年其錢代充百姓紐配錢諸道除藥物口味茶菓外不得進獻諸司宣索製造並停三年赦後紫宸宣對鄭覃曰陛下改元御殿全放京畿一年租稅又停天下節鎭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上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十道黜陟使發日付與公事根本令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石以從前德音雖降人君不能守令吏從而違之故有內置之奏以諷之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

士領鹽鐵轉運使上御紫宸論政曰為國之道致治甚難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臣聞文王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誠上達于天何憂不治上又曰治亂由人邪正由時運邪鄭覃對曰由聖帝由忠臣是由人也石曰亦由時運九廟聖靈鍾德於陛下時也陛下行己之道則是由人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當亂離無奈何之際又安得不推運耶帝曰卿言是也石又奏咸陽令韓遼請開興成渠舊漕在咸陽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已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遼計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勤則輓下牛盡得歸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陳奏實秦中之利但恐徵役今非其時上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慮也石辭領使務八月罷鹽鐵轉運使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為蔽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

藩條皆以公才不辜時選洎掌千經費備歷重難居然要會之權得均平之道錄其績效擢處鈞衡造膝之時亦聞其筭畫沃心之效備見其謀猷於是念彼邊隅控臨巴蜀藉其才術再靜蠻陬翻致咎廩空虛軍資窘竭寃流閭境寇逼連甍雖易帥已來頻移星琯而無備之後歲有干戈昨者徼障初安瘡痍復舉敷奏事實果驗根由既乖經濟之源兹昧君臣之義出於物論非獨予懷是議難處近藩爰更散秩可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潭澤皆登進士第潭累官至禮部侍郎中和三年選士多至卿相子坦

劉瞻字幾之彭城人祖升父景瞻太中初進士擢第四年又登博學宏詞科歷佐使府咸通初升朝累遷太常博士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為翰林學士轉員外郎中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承旨出為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入拜京兆尹復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醫官韓宗召康仲殷等用藥

無効收之下獄兩家宗族枝蔓盡捕三百餘人狴牢皆滿瞻召諫官
令上疏無敢極言瞻自上疏曰臣聞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賢愚共一
今古攸同喬松蕣花稟氣各異至如籛鏗壽考不因有智而延齡顏
子早亡不爲不賢而促壽此皆含靈稟氣修短自然之理也一昨同
昌公主久嬰危疾深軫聖慈醫藥無徵幽明遽隔陛下過鍾宸愛痛
切追思爰責醫工令從嚴憲然韓宗召等因緣藝術備荷寵榮想於
診候之時無不盡其方術亦欲病如沃雪藥暫通神其奈禍福難移
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差誤之愆死未塞責自陛下雷霆
一怒朝野震驚囚九族於狴牢因兩人之藥誤老幼械繫三百餘人
咸云宗召荷恩之日寸祿不霑進藥之時又不同議此乃禍從天降
罪匪已爲物議沸騰道路嗟嘆陛下以寬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萬
邦咸歌聖政何事遽移前志頓易初心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
明之謗且殉宮女而違道因平人而結冤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不
顧難者也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天大要不過喜捨慈悲方便布施

不生惡念所謂福田則業累盡消往生忉利比居濁惡未可同年伏
望陛下盡釋繫囚易怒爲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資愛主之靈中外臣
寮同深懇激帝閱疏大怒即日罷瞻相位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江陵尹充荊南節度等使再貶康州刺史量移虢州刺史入朝爲太
子賓客分司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鄭畋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
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簹兵部員外張顔刑部員外崔彦融御
史中丞孫瑝等皆坐瞻親善貶逐京兆尹温璋仰藥而卒
劉瑑者彭城人祖璠父煟瑑開成初進士擢第會昌末累遷尚書郎
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初轉刑部侍郎瑑精於法律選大中已
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勅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爲六百四
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出爲河南
尹遷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十一年五月加檢校
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二月入朝
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十二年累加集

賢殿大學士罷相又歷方鎮卒弟頊亦登進士第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父景伯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科確開成二年登進士第歷聘藩府入朝為侍御史以工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入內署為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權知河南尹事入為兵部侍郎咸通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監修國史確精儒術器識謹重動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為威衛將軍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授光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帝不之聽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為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為拍彈同昌公主除喪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為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涕流帝故寵之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如佛降生帝益憐之可及嘗為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非酒乃金翠也人無敢非之者唯確與中尉西門季玄屢論之帝猶顧待不衰僖宗即位崔彥昭奏逐之死於嶺表確累加右僕射判度支事在相位六年九年罷相檢校司徒平章事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觀察等使以出師扞龐勛功就加太子太師弟汾亦進士登第累官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出為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弟兄並列將相之任人士榮之確與畢諴俱以儒術進及居相位廉儉貞苦君子多之稱為曹畢

畢諴者字存之鄆州須昌人也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尚書構弟栩鄠王府司馬生凌凌為汾州長史生勻勻為協律郎勻生諴少孤貧燃薪讀書刻苦自勵既壯博通經史尤能歌詩端愨好古交遊不雜大和中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尚書杜悰鎮許昌辟為從事悰領度支諴為巡官悰鎮揚州又從之悰入租諴為監察轉侍御史武宗朝宰

相李德裕專政出琮爲東蜀節度琮之故吏莫敢餞送問訊唯諴無
所顧慮問遺不絕德裕怒出諴爲磁州刺史宣宗即位德裕得罪凡
被譴者皆徵還諴入爲戶部員外郎分司東都歷駕部員外郎倉部
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唯諴受命恬然恭遜
口無異言執政多之改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其年召爲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遷刑部侍郎自大中末党項羌叛屢擾河西懿宗召學
士對邊事諴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
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諴忻然從命即用諴爲邠寧
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諴至軍遣使告喻叛徒諸羌率化又以邊
境禦戎以兵多積穀爲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
石省度支錢數百萬詔書嘉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移鎮澤潞充昭
義節度使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太原近胡九姓爲
亂諴明賞罰謹斥候朞年諸部革心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移授汴
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亳汴觀察等使其年入爲戶部尚書領度
支月餘改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累遷中書侍郎兵部尚書集賢大學
士在相位三年十月以疾固辭位詔守兵部尚書以其本官同平章
事出鎮河中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鎮時年六十二諴謹重長於文
學尤精吏術在相位以同官任情不法固辭而免君子美之子紹顏
知顏登進士第累歷顯官

杜審權字殷衡京兆人也國初萊成公如晦六代孫祖佐位終大理
正佐生二子元穎元絳元穎穆宗朝宰相絳位終太子賓客絳生二
子審權蔚並登進士第審權釋褐江西觀察判官又以書判拔萃拜
右拾遺轉左補闕大中初遷司勳員外郎轉郎中知雜又以本官知
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十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一年選士三十人後多
至達官正拜禮部侍郎其年冬出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都團
練觀察使加檢校戶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懿宗即位召
拜吏部尚書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右僕射九年罷
相檢校司空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蘇杭常等州觀察使時徐

州戍將龐勛自桂州擅還據徐泗大擾淮南審權與淮南節度使令狐綯荊南節度使崔鉉奉詔出師犄角賊勢賊破而浙西饋運不絕繼破徐戎賊平召拜尚書左僕射十一年制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審權韻合黃鍾行貞白璧沖粹孕靈嶽之秀精明涵列宿之光塵外孤標雲間獨步踐歷華貫餘二十年鑒裁名流凡幾百輩清切之任無不試重難之務無不經靜而立名嚴以肅物絕分毫徇己之意秉尺寸度量之懷貞方飾躬溫茂繕性儉不偪下畏以居高語默適時喜慍莫見頃罷機務鎮于金陵值淮夷猖狂干戈悖起累發猛士挫彼賊鋒廣備糗糧助茲軍食深惟將相之大體頗覩文武之全才王導以蕭灑之名不忘戎事謝安以恬澹之德亦在兵間及馹馬來朝擢居端揆嚴重自處恬曠不渝虞芮之故都前蹤尚爾郇瑕之舊地往事依然兼以股肱之良爲吾腹心之寄宜佩相印更握兵符仍五教之崇名極一時之盛禮可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數年以本官兼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爲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贈太師謚曰德三子讓能彥林弘徽讓能咸通十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咸陽尉宰相王鐸鎮汴奏爲推官入爲長安尉集賢校理丁憂以孝聞服闋淮南節度使劉鄴辟掌記室得殿中賜緋入爲監察牛蔚鎮興元奏爲節度判官入爲右補闕歷侍御史起居郎禮部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以本官判度支案黃巢犯京師奔赴行在拜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尋召充翰林學士六飛在蜀關東用兵徵發招懷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累遷戶部侍郎從駕還京加禮部尚書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封建平縣開國子食邑五伯戶轉兵部尚書學士承旨沙陀逼京師僖宗蒼黃出幸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里得遺馬一匹無羈勒以紳束首而乘之駕在鳳翔朱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寶雞近臣唯讓能獨從翌日孔緯等六七人至邠師攻關帝幸梁漢棧道爲石

協所毀崎嶇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謂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遷險難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謝曰臣家世歷重任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猥居近侍臨難苟免臣之恥也獲扞牧圉臣之幸也至褒中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朱玫立襄王稱制天下牧伯附之者十六七貢賦迨絕朝士纔十數人行帑無寸金衛兵不宿飽帝垂泣側席無如之何讓能首陳大計請以重臣使河中諭王重榮以大義果承詔請雪以圖討逆京師平拜特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進封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駕在鳳翔李昌符作亂倏然變起讓能單步入侍時朝臣受僞署者衆法司請行極法以戒事君讓能固爭之獲全者十七八昭宗纂嗣賜扶危啓運保乂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晉國公增邑千戶仍賜鐵券誅秦宗權許蔡平定加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昭宗郊禋畢進位司徒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食邑一千戶明年冊拜太尉加食邑

一千戶自大順已來鳳翔李茂貞大聚兵甲恃功驕恣會楊復恭奔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之地亟請問罪詔未允而出師昭宗怒其專不得已而從之及山南平詔授以茂貞鎮興元徐彥若鎮鳳翔仍割果閬兩州隸武定軍茂貞怒上章論列語辭不遜又與讓能書曰宰相之職外撫四夷內安百姓陰陽不順猶資燮理之功宇宙將傾須假扶持之力即萬靈舒慘四海安危盡繫朝綱咸由廟算既爲重任方屬元臣况今國步猶艱皇居未壯曩日九衢三市草擁荒墟當時萬戶千門霜凝白骨大厦傾欹而未已沉痾綿息以無餘皆云非晉后無以拯社稷之危非宣宰無以革寰區之弊今明公捨築入夢捉竿爲師踐履中台制臨外閫不究興亡之理罕聞沉斷之機蓋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輒思上問願審臧謀竊見楊守亮擅舉干戈叵艱西道將圖割據吞併東川居巴賨爲一窟恃很左梁漢致十年亂棘果聞敗衂率挫兇狂既前去而不諧思却歸而無地當道與鄰藩見爲隔絕綱運方舉問罪兵師忽聞朝廷授武定之旄旋割果閬之

兩郡未審是何名目酬何功勞索大國之紀綱蠹天子之州縣非甚取笑於童稚抑亦包羞於馬牛自謂奇謀信為獨見伏慮是明公豈凶黨無君之輩挫忠臣奉國之心要助姦邪須權正直又聞公切於保位利在安家商量不自於中書剸割全逼於內地雖知深奧罕測津涯亦聞駭異群情顛是喧騰衆口其悖戾如此京師百姓聞茂貞聚兵甲群情恟恟數千百人守闕門候中尉西門重遂出擁馬論列曰乞不分割山南請姑息鳳翔與百姓為主重遂曰此非吾事出於宰相也昭宗怒詔讓能只在中書調發畫計不歸第月餘宰相崔昭緯陰結邠岐為城社凡讓能出一言即日達於茂貞行瑜茂貞令健兒數百人雜市人於街崔昭緯鄭延昌歸第市人擁肩輿訴曰岐帥無罪幸相公不加討伐致都邑不寧二相輿中諭之曰大政聖上委杜太尉吾等不預市豪褰簾熟視又不之識因投瓦石擊二相之輿崔鄭下輿散走匿身獲免是日喪堂印公帳天子怒捕魁首誅之由是用兵之意愈堅京師之人相與藏竄嚴刑不能已讓能奏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安自艱難已來且行貞元故事姑息藩鎮茂貞新在國門不宜起怨臣料此時未可行也帝曰政刑削弱詔令不出城門此賈生慟哭之際也又書不云乎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觀凌弱卿為我主張調發用兵吾委諸王讓能對曰陛下憤藩臣之倔強必欲強幹弱枝以隆王室此則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獨任微臣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共戚無宜避事讓能泣辭曰臣待罪台司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國恩耳安敢愛身避事況陛下之心憲祖之志也但時有所不便勢有所必然他日臣雖受晁錯之誅但不足以殄七國之患敢不奉詔繼之以死景福二年秋上以嗣覃王為招討使神策將李鐬副之率禁軍三萬送彥若赴鎮崔昭緯密與邠鳳結託心害讓能言討伐非上意出於太尉也九月茂貞出軍逆戰王師敗于盩厔岐兵乘勝至三橋讓能奏曰臣固預言之矣請歸罪於臣可以紓難上涕下不能已曰與卿訣矣即日貶為雷州司戶茂貞在臨皐驛請誅讓能尋賜死時年五

十三駕自石門還京念讓能之冤追贈太師子光乂曉以父杜橫不
求聞達曉入梁位亦至宰輔彥林弘徽乾符中相次登進士第彥林
光化中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天祐初爲御史中丞弘
徽累官至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與兄同日
被害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也父三復聰敏絶人幼善屬文少孤貧毋
有癈疾三復丐食供養不離左右久之不遂鄉賦長慶中李德裕拜
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閲其
文倒屣迎之乃辟爲從事管記室毋亡哀毀殆不勝喪德裕三爲浙
西凡十年三復皆從之大和中德裕輔政用爲員外郎居無何罷相
復鎮浙西三復從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
詩贈三復序曰從弟三復三爲浙右從事凡十餘年徃年主公入相
薦用登朝中復從公之京口未幾而罷昨以尚書員外郎奉使至潞
旋承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鮮其比因賦詩
餞別以志之又從德裕歷滑臺西蜀揚州累遷御史中丞會昌中德
裕用事自諫議給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朝廷用兵誅
劉稹澤潞既平朝議以劉從諫妻裴氏是裴問之妹欲原之法司定
罪以劉稹之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女泣告以圖逆謀三復奏
曰劉從諫包藏逆謀比雖已露今推窮僕妾尤得事情據其圖謀語
言制度服物人臣僭擬一至於斯雖生前幸免於顯誅而死後已從
於追戮凡在朝野同深慶快且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尚書
曰乃有顛越不恭我則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如此
則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矣又況從諫死後主張狂謀非一劉
稹年既幼小逆節未深裴爲母氏固宜誡誘若廣說忠孝之道深陳
禍福之源必冀逆毒不施梟音全革乃激厲兇黨堅圖叛心廣招
將校之妻適有酒食之宴號哭激其兇黨潛遺結其群情遂使叛黨
稽不捨之誅孽童延必死之命以三周歲方就誅夷此阿裴之罪也
雖以裴問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典法難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之

親弟也有罪而且誅之以周公之賢尚不捨兄弟之罪況裴問之力
劾安能破朝廷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逆亂之謀裴問如周公
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況於朝典同在不疑阿裴請準法從之三復
未幾病卒鄴六七歲能賦詩李德裕崔元式諸子同硯席師學大
中初德裕貶逐鄴無所依以文章客遊江浙每有制作人皆稱誦高
元裕廉察陝虢辟團練推官得秘書省校書郎咸通初劉瞻高璩居
要職以故人子薦為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尚書郎中知制誥正
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鄴以李德裕貶死朱崖大中朝以
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
鄴奏論之曰故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
誠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訏謨有功德裕以偉望宏才繼登台衮險夷
不易勁正無群禀周勃厚重之姿慕楊秉忠貞之節頃以微累竄土
遐荒旣迫衰殘竟歸冥寞其子燁坐貶象州立山縣尉去年遇陛下
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州郴縣尉今已殁於貶所儻德裕

猶有親援可期振揚微臣固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骨肉將盡生涯
已空皆傷棨戟之門遽作荆榛之地孤骨未歸於塋兆一男又没於
湘江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兼賜贈官上弘録舊之仁下激
徇公之節詔從之鄴尋以本官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其年同平章事
判度支轉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累加太清宫使弘文館大學士僖
宗即位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鄴乃罷鄴知政事檢校尚書左僕射
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
事引鄴內殿謝不及笏記鄴自敘十餘句語云霖雨無功深愧代天
之用煙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為之惻然黃巢渡淮而南詔以浙
西高駢代還尋除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以疾辭拜左僕射巢賊
犯長安鄴從駕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家旬
日賊嚴切追捕三人夜竄為賊所得迫以偽命稱病不應俱為賊所害
豆盧瑑者河東人祖愿父籍皆以進士擢第瑑大中十三年亦登進
士科咸通末累遷兵部員外郎轉戶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

正拜中書舍人乾符中累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六年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往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荅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從僖宗出開遠門為盜所制乃匿於張直方之家遇害識者以風雷不令之兆也弟瓚璨皆進士登第累歷清要瓚子華中興位亦至宰輔

史臣曰近代衣冠人物門族昌盛從顗之後寔富名流而彥曾蜀徐亂之秋胤接李亡之數計則繆矣天可逃乎楊劉曹畢諸族門非世胄位以藝升伏膺典墳俯拾青紫而收得位求後以至敗名行已飭躬此為深誡杜氏三世相輔太尉陷於橫流臨難忘身可為流涕

贊曰漢代荀陳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輔裴士政節楊子敗名膏粱移性信而有徵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趙隱 隱弟騭 光裔 隱子光逢 光胤　張裼 裼子文蔚 貽憲 濟美

李蔚 蔚子渥 從澤　崔彥昭

鄭畋 畋子凝績 盧攜附　王徽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祖植建中末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時蒼卒變起羽衛不集數日間賊來攻城植以家人奴客奮力拒守仍獻家財以助軍賞天子嘉之賊平咸寧王渾瑊辟為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初遷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兼副使十年融病軍府之政委於植大將宋朝晏構三軍為亂中夜火發擅與監軍列卒待之遲明亂卒自潰即日誅斬皆盡帝優詔嘉之入為衛尉少卿三遷尚書工部侍郎十七年出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卒於鎮子存約滂存約大和三年為興元從事是時

軍亂存約與節度使李絳方宴語吏報新軍亂突入府廨公宜避之絳曰吾為帥臣去之安往麾存約令遁存約曰苟公厚德獲奉賓階背恩苟免非吾志也即欲部分左右拒賊是日與絳同遇害隱以父罹非禍泣守松楸十餘年杜門讀書不應辟命會昌中父友當權要敦勉仕進方應弓招累為從事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累遷郡守尚書郎給事中河南尹歷戶兵二侍郎領鹽鐵轉運等使咸通末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進階特進天水伯食邑七佰戶隱性仁孝與弟隲尤稱友悌少孤貧弟兄力耕稼以奉親造次不干親戚既居宰輔不以權位自高退朝易衣弟兄侍母左右歲時伏臘公卿大臣盈門通訊而大臣及母之榮無如其比乾符中罷相檢校兵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等使入為太常卿轉吏部尚書累加尚書左僕射廣明中卒子光逢光裔光胤弟隲亦以進士登第大中末與兄隱並踐省閣咸通初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六年權知貢舉七年選士多得名流拜禮部侍郎御史中丞累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子光逢乾符五年登進士第釋褐鳳翔推官入朝為監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常博士歷禮部司勳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福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如故乾寧三年從駕幸華州拜御史中丞改禮部侍郎劉季述廢立之後宰相崔胤與黃門爭權衣冠道喪光逢移疾退居洛陽閉關却掃六七年昭宗遷洛起為吏部侍郎復為左丞歷太常卿鼎沒於梁累官至宰輔封齊國公

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乾寧中累遷司勳郎中弘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之服弟兄對掌內外制命時人榮之李述廢立之後光胤歸洛光裔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為副使因家嶺外光胤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梁歷顯位中興用為宰輔

張裼字公表河間人父君卿元和中舉進士詞學知名累歷郡守裼

會昌四年進士擢第釋褐壽州防禦判官于琮布衣時客遊壽春郡
守待之不厚褐以琮衣冠子異禮遇之琮將別謂褐曰吾餉逆旅翁
五十千郡將之惠不登其數如何褐方奉母家貧適得俸絹五十匹
盡以遺琮約曰他時出處窮達交相郵也褐累辟太原掌書記大中
朝琮為翰林學士蔵登宰輔判度支琮召褐為司勳員外郎判度支
尋用為翰林學士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
咸通末琮為韋保衡所構譴逐褐坐貶封州司馬保衡誅琮得雪褐
量移入朝為太子賓客遷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為華州刺
史其年冬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太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四年卒
于鎮時年六十四子文蔚濟美貽憲
文蔚乾符二年進士擢第累佐使府龍紀初入朝為尚書郎乾寧中
以祠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紫崔胤擅朝政與蔚同年進
士尤相善用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兵部從昭宗遷洛陽輝王時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入梁卒濟美貽憲相繼以進士登第貽憲復試
落籍為戶部巡官集賢校理
李蔚字茂休隴西人祖上公位司農卿元和初為陝號觀察使父景
素大和中進士蔚開成末進士擢第釋褐襄陽從事會昌末調選又
以書判拔萃拜監察御史轉殿中監大中十年以員外郎知臺雜尋
知制誥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咸通五年權知禮部貢舉六年拜禮
部侍郎轉尚書右丞懿宗奉佛太過常於禁中飯僧親為贊唄以梅
檀為二高座賜安國寺僧徹逢入飯萬僧蔚上疏諫曰臣聞孔丘聖
者也言則引周任之言符離賢者也諫必稱王猛之議誠以事求師
古詞貴達情陛下自纘脩圖克崇佛事止當修外未甚得中臣畧採
本朝名臣啓奏之言以發恭佛初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像功費百
萬狄仁傑諫曰夫寶鉸殫于綴飾瓌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
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非苦百姓物何以求物生有時用之無度臣
每思惟實所悲痛至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施捨無恨及
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益勤

王之師況近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失節征役稍繁必若多費官財又苦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後趙羅什多藝不救於姚秦何充苻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即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宮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于壠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為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黃下人咨嗟未加賑貸陛下愛兩女而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萬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上可轉輸乎今發一卒以扞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陛下破百萬貫錢造不急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以違萬人之心此切當之言三也替否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常體道以濟物不利已而害人無去已以全真不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至神之心乎佛書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此切當之言四也臣觀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姚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伏以陛下深重緇流妙崇佛事其為樂善實邁前蹤但細詳時代之安危取鑒昔賢之數奏則思過半矣道遠乎哉臣過忝渥恩言虧臣諫但舉從繩之義少裨負扆之明營繕之間稍宜停減優詔嘉之尋拜京兆尹太常卿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與盧携鄭畋同輔政罷相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

度使入為吏部尚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乾符三年受代百姓詣闕乞留一年從之四年復為吏部尚書尋遷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六年河南軍亂殺崔季康詔以邠寧李侃鎮太原軍情不伏以蔚嘗為太原從事軍民懷之八月以蔚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月到鎮下車三日暴病卒弟縮從兄繪累官至刺史蔚三子澄洵澤澄咸通末進士及第釋褐太原從事累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光化三年選貢士洵至福建觀察使

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父豈彥昭大中三年進士擢第釋褐諸侯府咸通初累遷兵部員外郎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再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彥昭長於經濟儒學優深精於吏事前治數郡所莅有聲動多讃愛十年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進階金紫十二年正月加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內觀察等使時徐泗用兵之後北戎多寇邊沙陀諸部動干紀律彥昭柔以恩惠來以兵威三年之間北門大治軍民歌之考滿受代耆老數千詣闕乞留詔報曰彥昭早著令名累更劇任入司邦計開張用經緯之文出統藩維撫馭得韜鈐之術自臨并部殷若長城但先和衆安人不欲恃險與馬遂致三軍百姓瀝懇同詞備述政能唯恐罷去顧茲重鎮方委長材既獲便安未議移替想當知悉僖宗即位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時趙隱高璩知政事與彥昭同年進士薦彥昭長於治財賦十五年三月召為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乾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先是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黨好賂得罪蕭倣秉政頗革前弊而彥昭輔政數月百職斯舉察而不煩士君子稱之二年因其轉官僖宗誡曰彥昭歷試有勞僉諧無媿涉於六月秉是一心修乃文可以興文教勵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規兩司大計清能璧立政乃風行姦欺屛絶於多岐請託銷摧於正議不煩內庫有助消毫不假外藩有進絲髮軍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郊廟

所供克辦於今歲頗符神化 眞謂廟謀不有良臣安能富國宜酬勲
於黄閤俾正位於紫垣敬服 誠詞永堅茂業嗚呼秉鈞之道何所難
哉覆車之塗近已多矣與其 樹黨不若修身與其收恩不如秉直買
暫勝者貽其永敗沾小智者 囊其大愚不貴及人唯爭自我初誠潤
屋尋以危家金玉滿堂莫之 能守縱經營而得位用枉撓而當辜唯
爾選自朕心採於人望宣詔 旣畢閑門未知來遂奔車退無私謝獨
推元老曾請急徵以守道而 自臻實榮親之最重爾其堅持正直允
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 甘言可憚叙往可嗤奬善須明懲姦須
銳利於人者雖難必舉利於 已者雖易勿爲頻念孤寒毋思耕織常
自勤於數事便有望於中興 彰朕知臣在卿臣國必使恩從下布法
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 苟致我於堯舜亦比爾於皐夔可中書
侍郎依前判度支事攜事 毋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
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 時慶賀公卿拜席時人榮之累遷門下
侍郎兼刑部尚書充太清宮 使弘文館大學士與鄭畋李蔚同知政

事三加兼官皆領度支如故進階特進吏部尚書右僕射門下[illegible]
鎭以太子太保分司卒子保謙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也曾祖鄰祖穆父亞並登進士第亞字子佐元
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
書判拔萃數歲之内連中三科聰悟絶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
亞以文干謁深知之出鎭浙西辟爲從事累屬家艱人多忌嫉久之
不調會昌初始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知雜
遷諫議大夫給事中五年德裕罷相鎭渚宮授亞正議大夫出爲桂
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經略使大中二年吳汝納訴冤德裕
再貶潮州亞亦貶循州刺史卒畋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宋節度
推官得秘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
直史館事未行亞出桂州畋隨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繼
秉政十餘年素與德裕相惡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偕於士
伍咸通中令狐綯出鎭劉瞻鎭北門辟爲從事入朝爲虞部員外郎

右丞鄭薰令狐之黨也摭敭舊事覆奏不放入省敭復出為從事五
年入為刑部員外郎轉萬年令九年劉瞻作相薦為翰林學士轉戶
部郎中敭以久罹擯弃幸承拔擢因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第
二十二書判登科此時結綬王畿便貯青雲之望洎一沉風水久換
星霜猷外府之罇罍渴明庭之禮樂咸通五年方始登朝若匪遭逢
聖君無以發揚幽遜臣任刑部員外郎日累於閤內對敭去冬蒙擢
宰萬年又得延英中謝傾藿幸依於白日捨盆終覩於青天昨以京
縣浩穰苦心為政疲羸粗息強禦無蹤方專宰字之心用副憂勤之
化陛下過垂採聽超授恩榮擢於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纔超翰
苑遽改郎曹尋加知制誥又自陳曰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
歲書判登科其時替故昭義節度使沈詢作渭南縣尉兩考罷免楊
收以結綬替臣詢則備歷顯榮歿經數載收則寵極台衡紲已三年
臣則外困賓筵內甘散秩仰窺霄漢空歎雲泥雖云賦命之奇實以
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滌如此俄遷中書舍人十年王師討徐方禁
庭書詔旁午敭灑翰泉涌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尋遷
戶部侍郎龐勛平以本官充承旨敭以德望先達淪滯久之既冠禁
庭當為宰輔因謝承旨自陳曰禁林素號清嚴承旨尤稱峻重偏膺
顧問首冠英賢今之宰輔四人三以此官騰躍其為盛美更異尋常
豈謂凡流繼茲芳躅臣所以憂不稱承旨之任也至若繼劉瞻之慎
密守保衡之規程瀝懇事君披肝翊聖以貞方為介胄用忠信作藩
籬丹青帝文金玉王度臣亦不敢讓承旨之職況沉舟墜羽因聖主
發揚有薄藝微才受鴻恩知遇再周寒暑六忝官榮由郎吏以至於
貳卿自末僚而遷於上列其切於大用如此其年八月劉瞻以諫因
醫工宗族罷相出為荊南節度使敭草制過為美詞懿宗省之甚怒
責之曰敭頃以行跡玷穢為時棄捐朝籍周行無階踐歷竟因由徑
遂致叨居塵忝既多猥蠹尤甚且居承旨合體朕懷一昨劉瞻出藩
朕豈無意爾次當視草過為美詞逞諂諛於筆端籠愛憎於形內徒
知報瞻效啞之恩誰思筴我拔擢之恩載詳言偽而堅果明同惡相

濟人之多僻一至於斯宜行竄逐之科用屏回邪之黨可梧州刺史僖宗即位召還授右散騎常侍改兵部侍郎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尋降制曰頊者時勢正途權歸邪幸爾敢執心無惑秉節被讒徵復鴛行愈洽人望既多彌綸之業宜居輔弼之司可本官同平章事僖宗上尊號禮畢進加中書侍郎進階特進轉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五年黃巢起曹鄆南犯荆襄東渡江淮衆歸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絶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寮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携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璆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群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携以始用高駢欲立奇功以圖勝携曰高駢將畧無雙淮土甲兵甚鋭令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耶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群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携議及中書商量制勑畋曰妖賊百萬横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携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廣明元年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璆陷淮南郡縣高駢止令張璘控制衝要閉壁自固天子始思畋前言二人俱徵還拜畋禮部尚書尋出為鳳翔右節度使是冬賊陷京師僖宗出幸畋聞難作候駕於斜谷迎謁垂泣曰將相悞陛下以至於此臣實罪人請死以懲無狀上曰非卿失也朕以狂寇凌犯且駐蹕興元卿宜堅扼賊衝勿令滋

夏畋對曰臣心報國死而後已請陛下無東顧之憂然道路艱虞奏
報梗澁臨機不能遠稟聖旨願聽臣便宜從事上曰苟利宗社任卿
所行畋還鎭蒐乘補卒繕修戎仗濬飾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
夜如臨大敵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王璠率衆五萬欲攻鳳翔畋
預知賊至令大將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畋儒者必不能拒步騎
長驅部伍不整畋以銳卒數千陳于高岡虛立旗幟延袤數里距賊
十餘里伐鼓而陣賊不之測衆寡始欲列卒而陣後軍未至而昌言
等發伏擊之其衆大撓日旣晡矣岐軍四合追擊於龍尾陂賊委兵
仗自潰斬馘萬計得其鎧仗岐軍大振天子聞之謂宰相曰予知畋
不盡儒者之勇甚慰予懷即授畋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京
西諸道行營都統時畿內諸鎭禁軍尚數萬賊巢汗京師後衆無所
歸畋承制招諭諸鎭將校皆萃岐陽畋分財以結其心與之盟誓期
匡王室又傳檄天下曰鳳翔隴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戶鄭畋移檄告諸藩鎭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亨有數否泰相
沿如日月之蔽虧以陰陽之愆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兇
夏道未衰而羿浞騁其殘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即知妖孽之生古
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為匡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躡三
王之垂統綿區飲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百年之
睿澤播在人謠加以政尚寬弘刑無枉濫翼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
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御瑤圖於不朽近歲螟蝗作害旱暵
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黃巢
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熱耨不勵力於田疇輸會[illegible]衣務偷生於
剽奪結連兇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
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滋蔓寔有邀求
聖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撫萬方而罪已用百姓以為心假以節旄
委之藩鎭冀其悛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蛇之毒剽
掠我征鎭覆沒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於草

尒謂大寳易取如奕碁而乃竊據宮闈僞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鸞巢幕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殊不知五侯拗怒期分項羽之屍四塚既成待葬蚩尤之骨猶復廣營田宅濫漬貨財比磧壑以難盈類鳥焉而縱攫茫茫赤縣僅同夷貊之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內固以人神共怒行路傷心畋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而待且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翦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即離三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群雕虎嘯以風生應龍驤而雲起淮南高相公會関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於関內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組練大集關畿爭麾隴右之蛇矛待掃関中之蟻聚而吐蕃黨項以久被皇化深憤國讎願以沙漠之軍共獻盪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煥爛於雲霞劍戟晶熒於霜雪莫不持纓待試賈勇爭先恩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恥剋茲殘孽不足殄除況諸道世受國忘身縻好爵皆貯匡邦之畧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構氛鑾輿避狄莫不指銅駝而背裂眥望玉壘以魂銷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發速殄寇讎永圖社稷之勳以報君親之德迎鑾反正豈不休哉時駕在坤維音驛阻絕以為朝廷無能復振及畋傳檄諸藩聳動各治勤王之師巢賊聞之大懼自是賊騎不過京西當時非畋扼賊之衝鑾蜀危矣尋進位檢校司空其年冬畋暴病以岐山方禦賊衝宜須驍將鎮守表薦大將李昌言詔可之詔畋赴行在二年正月至成都以王鐸代畋將兵收復畋尋以僕射平章事以疾久之不拜累表乞解機務二年冬罷相授太子少保僖宗以畋子給事中凝績為龍州刺史詔侍畋就郡養疾薨於郡舍時年五十九光啟末李茂貞授鳳翔節度使畋會兵時茂貞為博野軍小校在奉天畋盡召其軍至岐下以茂貞勤於軍旅甚奇之委以遊邏之任至是茂貞思畋獎待之恩上表論之曰臣伏見當道故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鄭畋瑞應星精祥開月角建洪鑪於聖代成庶績於明時鳳毛方浴於春池龍節忽移於右輔旋以群鷂嘯聚萬蝟鋒攢蒼黃而玉輅省方窮而金門徹鑰九

州相望初猶豫以從風百辟無歸半孤疑而委質而畋衝冠怒髮投袂治兵羅劍戟於鐏前練貔貅於閫外坎牲誓衆釁鼓出師馳羽檄於四方暢皇威於萬里身爲地軸波橫流而盡入東溟手正天關掃妖星而重尊北極乃今海寰沙静竈代鼓揚旌四兇方修於獸心一陣盡塗於龍尾大振建瓴之捷只於反掌之閒不期天杜朝權將星夜隕竹帛徒書於茂烈松楸未煥於易名臣始是從戎爰承指顧稟三令五申之戒預一臣九合之謀今則謬以微功獲居重鎮尋武侯之遺愛城壘宛然念叔子之高蹤涕零何極伏冀特加贈謚以慰泉扃昭宗嘉之詔贈司徒謚曰文昭畋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彩如王尤能賦詩與人結交榮悴如一如爲員外郎爲鄭薰不放省上畋不以爲憾及畋作相薰子爲郎畋特奬拔爲給事中列曹侍郎其以德報怨多此類弛凝績景福中歷刑部戶部侍郎、

盧携字子升范陽人祖損父求寶曆初登進士第應諸府辟召位終郡守攜大中九年進士擢第授集賢校理出佐使府咸通中入朝爲右拾遺殿中侍御史累轉員外郎中長安縣令鄭州刺史召拜諫議大夫乾符初以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乾符末加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四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五年黃巢陷荊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岧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曾元裕等有將畧用爲招討使及宋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爲都統攜深不悅浙帥崔璆等上表請假黃巢廣州節鉞上令宰臣議攜以王鐸爲統帥欲激怒黃巢堅言不可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硯於地由是兩罷之爲太子賓客分司六年高駢大將張璘頻破賊攜素待高駢厚常舉可爲統帥天子以駢立功復召攜輔政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由是自潼關已東汝陝許鄧汴滑青兗皆易帥王鐸鄭畋所援任者皆易之攜內倚田令孜外以高駢爲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時攜病風精神恍惚政事可否皆決於親吏

温季脩貨賄公行及賊擾淮南張鐇被殺而許州逐帥殺水丘濆朝
廷震懼皆歸罪於攜及賊陷潼關罷龍攜相為太子賓客是夜仰藥而
死子晏天祐初為河南縣尉為柳璨所殺
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其先出於梁魏魏為秦滅始皇徙關東豪
族實關中魏諸公子徙於霸陵以其故王族遂為王氏後周同州刺
史熊徽之十代祖葬咸陽之鳳岐原子孫因家焉曾祖擇從兄易從
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
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其後易從子定定子逢逢
弟仲周定兄密密子行古行古子收收子起皆以進士登第王氏自
易從已降至大中朝登進士科者一十八人登臺省歷牧守賓佐者
三十餘人擇從大足三年登進士第先天中又應賢良方正制舉升
乙第再遷京兆士曹參軍充麗正殿學士祖察至德二年登進士第
位終遂州刺史父自立位終緱氏令徽大中十一年進士擢第釋褐
祕書省校書郎戶部侍郎沈詢判度支辟為巡官宰相徐商領鹽鐵
又奏為參佐時懿宗詔宰相於進士中選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聞
徽性沖澹遠勢利聞之憂形於色徽登第時年踰四十見宰相劉瑑
哀祈具陳年已高矣居常多病不足以塵汙禁臠瑑於上前言之方
免從令狐綯歷宣武淮南兩鎮掌書記得大理評事召拜右拾遺高議
後上疏論事二十三人雖言者必犯顏爭之人主翕然稱重會徐商
罷相鎮江陵以徽舊僚欲加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旨即席言曰
僕在進士中荷公重顧公佩印臨戎下官安得不從商喜甚奏授殿
中侍御史賜緋荊南節度判官高湜時持憲綱奏為侍御史知雜兼
職方員外郎轉考功員外時考簿中下字案書吏隸為姦多有揩
改徽白僕射請以墨書逐綴效吏之弊詔褒做以徽明於吏術尤
重之乾封初遷司封郎中長安縣令學士闕人辰徽為翰林學士
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從英中謝面賜金紫遷戶部侍
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承旨如故廣明元年十二
月三日改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潼關其夜僖宗出幸徽

與同列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至曙方知車駕出幸遂相奔馳赴行
在徽夜落荊榛中墜於崖谷為賊所得迫還京師將授之偽命徽示
以足折口瘖瘂白刃環之終無懼色賊令輿歸第命醫工視之月餘
守視者稍怠徽乃雜於負販竄之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天子
嘉之詔授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將赴行在尋詔徽以本官充東面
宣慰催陣使時王鐸都統行營兵馬在河中累年未能破賊徽與行
營都監楊復光謀赦沙陀三部落令赴難其年夏代北軍至渙戰累
捷收復京師以功加尚書右僕射光啓中潞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
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別為一
鎮上黨支郡唯澤州耳而軍亡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
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
長史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盗而河東李克用
與孟方立方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臣[illegible]
授任本切於安人奉上推忠莫先於體國臣早逢昌運[illegible]
仗竭誠幸無蹤迹六年內置雖叨侍從之榮一日台司未展匡扶之
志敢忘急病用副憂勤況重鎮兵符元戎相印特膺寵寄出自宸衷
豈合憚勞更陳衷款但以鄭昌圖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
三州轉成積釁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
既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欲遵命而勇行則寢興百
慮思奉身而先退則專體兩全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
從長免徽臣負懷寵之譏使上黨破必爭之勢觸藩知難展無愧於
前言報國圖功豈無伸於此日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
庸供軍等使餘官如故時京師收復之後宮寺焚燒園陵毀廢故車
駕久而未還乃以徽為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等使
徽方治財賦又兼制置王畿之人大半流喪乃招合遺散撫之如子
數年之間版戶稍葺東內齋閣繕完有序徽累表請車駕還京曰昨
者狂寇將逃延災方甚而端門鳳闕鎮福地而獨存王氣龍盤鬱祥
煙而不散足表宗祧降祉臨御非遙今雖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式示

卑宮之儉更擬馭道之尊且肅宗纔見捷書便離岐下德宗雖當盛
暑不駐漢中故事具存昌期難緩願迴鑾輅早復京師臣謬以散材
叨膺重寄闕閤深念拜章累陳審時事之安危繫廟謀之得失臣雖
隨宜制置竭力撫綏如或鑾駕未迴必恐人心復散縱成微效終負
殊私勢有必然理宜過慮以茲淹歲轉失機宜實希示挂宸聽亟還
清蹕帝深嘉納進位檢校司空御史大夫權知京兆尹事中外權臣
遣人治第京師因其亂後多侵犯居人百姓告訐相繼徽不避權豪
平之以法由是殘民安業而權幸側目惡其強乃以其黨薛杞為少
尹知府事杞方居父喪徽執奏不令入府權臣愈怒奏罷徽使務以
本官徽赴行在尋授太子少師移疾退居蒲州滿十旬請罷僖宗還
宮復授太子少師疾未任朝謁宰相以徽怨望奏貶集州刺史徽乃
輿疾赴貶所不旬日沙陀逼京師僖宗出幸寶雞而軍容田令孜得
咎天子以徽無罪召拜吏部尚書封瑯琊郡侯食邑千戶徽將赴行
在而襄王僭偽邠岐兵士追逼乘輿天子幸漢中徽不能進李熅偽
制至河中府召徽赴闕徽託以風疾不能步履熅將僭號逼內外臣
寮署誓狀徽稱臂緩不能秉筆竟不署名朱玫既誅天子自褒中還
至鳳翔召徽拜御史大夫車駕還宮徽上章以足膝風痺不任朝拜
乞除散秩復授太子少師及便殿中謝昭宗顧瞻進對曰王徽神氣
尚強安可自便乃改授吏部尚書大亂之後銓選失緒吏為姦蠹有
重疊補擬者徽從初注授便置手曆一一檢視人無擁滯內外稱之
進位檢校司空守尚書右僕射大順元年十二月卒贈太尉諡曰貞
子三人椿樗松

史臣曰議兵之難古無百勝蓋以行權制變決斷在於臨機出奇無
窮聲實懸於中的昔晉國之平孫皓賈公閭堅沮渡江吳人欲拒曹
瞞張輔吳終慙失策彼之賢俊未免悔尤況盧子昇乎代書生素迷
軍志只保高駢之平昔不料高駢之苞藏以至力困黃巢毒流赤縣
絕吭仰藥何所補焉台文氣激壯圖志攄宿憤慷慨誓衆叱咤臨戎
竟扼賊喉以康天步謂之不武斯焉取斯崔遒以鼎職奉親天倫並

達積慶垂裕攜矣士林徽志吐盜泉脫身虎口功名不墜君子多之

贊曰武以伸威誅以制敵何必臨戎陳師衽席高騁玩寇盧攜保姦聖斷一快崎嶇劍山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九

劉　昫　等修
聞人銓校刻　沈桐同校

蕭遘 弟蘧　孔緯 子崇弼　韋昭度　崔昭緯
張濬　朱朴　鄭綮　劉崇望 兄崇龜 弟崇魯 崇謨
徐彥若 父商 子綰 弟彥樞　陸扆　柳璨 弟瑊 璹

蕭遘蘭陵人開元朝宰相太子太師徐國公嵩之四代孫嵩生衡衡生復德宗朝宰相復生湛湛生寘咸通中宰相寘生遘以咸通五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太原從事入朝爲右拾遺再遷起居舍人與韋保衡同年登進士第保衡以幸進無藝同年門生日薄之遘形神秀偉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戲呼太尉保衡心銜之及保衡作相摘遘之失貶爲播州司馬途經三峽維舟月夜賦詩自悼慮保衡見害遽有神人謂之曰相公勿憂予當禦侮奏衛遘心異之過峽州經白帝祠即所覩之神人也保衡誅以禮部員外郎徵還轉考

功員外郎知制誥乾符初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
侍郎翰林承旨黃巢犯闕僖宗出幸以供饋不給須近臣掌計改兵
部侍郎判度支中和元年三月自褒中幸成都次綿州以本官同平
章事加中書侍郎累兼吏部尚書監修國史蕭遘少負大節以經濟爲
已任洎處台司風望尤峻奏對朗拔天子器之光啓初王綱不振是
時天下諸侯半出群盜強弱相噬怙衆邀寵國法莫能制有李凝古
者從支詳爲徐州從事詳爲衙將時溥所逐而賓佐陷於徐及溥爲
節度使因食中毒而惡凝古者譖之云爲支詳報讎行酖溥收凝古
殺之凝古父損時爲右常侍溥上章披訴言損與凝古同謀內官田
令孜受溥厚賂曲奏請收損下獄中丞盧渥附令孜鍛鍊其獄侍御
史王華嫉惡堅執奏證損無罪令孜怒奏移損付神策獄按問王華
拒不奉詔奏曰李損位居近侍當死即死安可取辱於黃門之手遘
非時進狀請開延英奏曰李凝古行酖之謀其事曖昧已遭屠害今
不復論李損父子相別三四年音問斷絕安得誣罔同謀時溥恃勲
壞法淩蔑朝廷而抗表請按侍臣悖戾何甚厚誣良善人皆痛心若
李損羅織而誅行當便及臣等帝爲之改容損得免止於停任時田
令孜專總禁軍公卿寮庶無不候其顏色唯遘以道自處未嘗屈降
是年冬令孜奏安邑兩池塩利請直屬禁軍王重榮上章論列乃奏
移重榮別鎮重榮不受令孜請率禁軍討之重榮求援於太原李克用引
軍赴之拒戰沙苑禁軍大敗逼京城僖宗懼出幸鳳翔諸藩上章抗
論令孜生事離間方面遘素惡令孜乃與裴澈致書召朱玫玫以邠
州之軍五千迎駕仍與河中太原修睦請同匡王室由是諸鎮繼上
章請駕還京令孜聞玫軍至逼脅天子幸陳倉時僖宗蒼卒出城夜
中百官不及扈從玫怒令孜弄權又以天子不諒其忠語辭怨望乃
訴于遘曰主上六年奔播百端艱險中原士庶與賊血戰肝腦塗地
十室九空比至收復京都十已七八殘民遺老方喜車駕歸宮主上
不念生靈轉輸之勞甲士血戰之效將勤王之功業爲勅使之寵榮
而更志在亂邦與國生事召戎結怨不自他人昨奉指蹤徑來奔問

不蒙見信翻類脅君古者忠而獲罪正如此也吾等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帖翼喘喘於閹寺之手哉春秋之義喪君有君相公徐思其宜改圖可也遘曰主上臨御十餘年未聞過行比來喪亂播越失於授任非才近年令孜掣肘動不如意上每言之流涕不已昨去陳倉上輒行意令孜陳兵帳下列卒皆前造次追行不容俟旦靜言此賊罪不容誅至尊之心孰不深駭足下乃心王室止有歸兵還鎮拜表迎鑾德業功名盛光圖史捨此已往理或未安改圖之言未敢聞命玫曰李家王子極多有天下者豈一王哉遘曰廢立危事雖有伊尹霍光之賢尚貽後悔古人云勿爲福始勿爲禍先如公矢謀未見其利玫退而宣言曰我冊箇王子爲主不從者斬及立襄王請遘爲冊文遘曰少嬰衰疾文思減落比來禁署未免倩人請命能者竟不措筆乃命鄭昌圖爲之玫滋不悅及還長安以昌圖代遘爲相罷遘太子太保乃移疾滿百日退居河中之永樂縣遘在相位五年累兼尚書右僕射進封楚國公僖宗再還京宰相孔緯與遘不恊以其受僞命奏貶官尋賜死於永樂咸通中王鐸掌貢籍遘與崔保衡俱以進士中選而保衡暴貴與鐸同在中書及僖宗在蜀遘又與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臣鐸年高昇階足跌蹈勾陳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司長臣應舉歲鐸爲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之而退遘爲大臣士行無缺逢時不幸爲僞熅所污不以令終人士惜之弟邁時爲永樂令

孔緯字化文魯曲阜人宣尼之裔曾祖岑父位終祕書省著作佐郎諫議大夫巢父兄也祖戣位終禮部尚書自有傳父遵孺終華陰縣丞緯少孤依諸父温裕温業皆居方鎮與名公交故緯聲籍早達大中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崔慎由鎮梓州辟爲從事又從崔鉉爲揚州支使得恊律郎崔慎由鎮華州河中緯皆從之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奏授長安尉直弘文館御史中丞王鐸奏爲監

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宰相徐商奏兼集賢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丁內憂免服闋以右司員外郎入朝宰臣趙隱嘉其能文薦為翰林學士轉考功郎中知制誥賜緋正拜中書舍人累遷戶部侍郎謝日面賜金紫之服乾符中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嫉惡如讎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歷戶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居選曹動循格令權要有所託私書盈几不之省執政怒之改太常卿黃巢之亂從僖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宰臣蕭遘在翰林時與緯情旨不協至是因戶部取給不充移之散秩改太子少保光啟元年從駕還京是時田令孜軍敗沙陀逼京師帝移幸鳳翔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雞候百官詔授緯御史大夫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寮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盩厔並為亂兵所剽資裝殆盡緯承命見宰相論事蕭遘裴澈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詞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也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卹況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也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盩厔剽剝之餘乞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緯拂衣起曰吾妻危疾且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怠君父之急乎公輩善自為謀吾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寮前進覲群公立意未有發期僕忝憲闈不宜居後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蓄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繞入關而邠岐之兵圍寶雞攻散關徵緯之言幾危矣至褒中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改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王行瑜斬朱玫平定京城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從駕還京駐蹕岐陽進階特進兼吏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車駕還宮進位左僕射賜持危

啓運保乂功臣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鐵券恕十死罪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兼領京畿營田使僖宗晏駕充山陵使僖宗祔廟緯準故事不入朝昭宗遣中使召赴延英令緯依舊視事進加司空以國學盜火所焚令緯完葺仍兼領國子祭酒蔡賊秦宗權伏誅進階開府儀同三司進位司徒封魯國公十一月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所司申前例中貴人無例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尉怒立令製造下太常禮院禮官舉故事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諫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國典也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大禮日近無宜立異爲朕容之於是內官以朝服助祭郊禮畢進位兼太保大順元年夏幽州汴州請討太原宰臣張濬請自率禁軍爲招討上持疑未決問計於緯緯以討之爲便語在濬傳其年秋濬軍爲太原所擊大敗而還濬罷相貶官緯坐附濬以檢校太保江陵尹荊南節度觀察等使未離闕下再貶均州刺史緯濬密遣人求援於汴州朱全忠上章論救緯至商州有詔俾令就便遂寓居華州乾寧二年五月三鎮入京師殺宰相韋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黨外交方鎮思用骨鯁正人遣中使趣華州召緯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吏部尚書翌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修奉太廟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階爵功臣名食邑並如故旬日之內驛騎敦促相望于路扶疾至京師延英中謝奏曰臣前時待罪宰相以術短淺有負弼諧陛下特貸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於死報豈壞不望一生再王階復拜龍顏實臣榮幸然臣比嬰衰疾伏枕累年形骸雖存亡一焉都蓋平居勉強御事猶疎況比年羸瘵勝重委國步方泰英彥盈庭豈以朽腐之人再塵機務臣力疾一拜殿庭今陛下許臣自便因嗚咽流涕緯久疾拜蹈艱難上令中使止之改容慰念令閤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陀次河中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天子出幸石門緯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九月卒於光德里之私第贈太尉緯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

權勢燻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不期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事謝日臺吏申中書稱天武相公衙謝準例班見百寮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麤暴小人不閑朝法盛飾趨中書既見無班心甚怏怏他日因會語訴言之緯曰必知公憾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尊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寮班見意自安乎必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其秉禮不回多此類也孔氏子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六七人未有爲宰輔者至緯始在鼎司子崇弼亦登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祖縃父逵昭度咸通八年進士擢第乾符中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從僖宗幸蜀拜戶部侍郎中和元年權知禮部貢舉明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昭宗即位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隔絕貢奉乃以昭度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招撫宣慰等使昭度赴鎮敬瑄不受代詔東川顧彥朗與王建合勢討之昭度爲行營招討卒歲止拔漢州王建謂昭度曰相公勞師弊衆遠事蠻夷訪聞京洛以東羣侯相噬禍難未已朝廷不治腹心之疾也相公宜亟還京師咨謀臣合平定兩河國家之利也敬瑄小醜以日月制之擒之必矣此事責建可辦昭度然之奏請還都昭度未及京師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下之殺敬瑄自稱留後昭度既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召還爲右僕射景福二年冬宰相杜讓能爲鳳翔所殺復委昭度知政事與李谿並命時宰相崔昭緯專政惡李谿之爲人降制日令知制誥劉崇魯哭麻以沮之谿上表論列天子待谿益厚明年春復命谿同平章事昭緯不勝其忿先是邠州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奏議云國朝已來功如郭子儀未嘗兼此官乃賜號尚父崔昭緯宗人鋋曾爲行瑜從事朝廷每降制勅不便於昭緯者即令鋋訴於行瑜俾上章論列朝旨小有依違即表章不遜至是李谿入拜昭緯謂鋋曰前時尚父之命已行而昭度沮之今又引谿同列此人姦纖惑上視聽宗

社不守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與李茂貞上章言令相非其人懼
危宗社天子優詔曉諭言谿有才其年五月行瑜茂貞華州韓建以
兵入覲面奏昭度李谿之姦邪請加譴逐制勑未行三鎮兵害昭度
於都亭驛及行瑜誅降制復其官爵令其家收葬

崔昭緯清河人也祖庇滑州酸棗縣尉父璙鄂州觀察使昭緯進士
及第昭宗朝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性姦纖忌
前達內結中人外連藩閫屬朝廷微弱每託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
心不能堪以誘召三鎮將兵詣闕賊殺宰輔內臣帝深切齒會太原
之師誅行瑜罷相授右僕射後又以託附汴州再貶梧州司馬尋賜死
制曰崔昭緯頃居內署粗著微勞擢於侍從之司委以燮調之任不
能忠貞報國端慎厲身潜交結於姦臣致漏泄於機事星霜累換臣
轄茂聞爾罪一也又快其私忿輒恣陰謀託崔鋋之險巇連行瑜之
計畫遂致稱兵向闕怙衆脅君故宰臣韋昭度李谿並以無辜見害
幾危宗社顯辱君親爾罪二也及行瑜敗滅京國再安而乃自懼
誑別謀託附又於藩閫潛請薦論不唯苟免罪愆兼亦再希任用貪
榮冒寵僭濫無猒敗俗傷風賢愚共鄙爾罪三也又將厚賂欲結諸
王轂侮我憲章玷瀆我骨肉貨財之數文字具存賴諸王作朕腹心
嫉其蠹害盡將昭緯情款兼其親吏姓名直具奏聞拒其求託昭緯
曾居宰輔久歷清崇但欲逞其回邪都不顧其事體觀其識見實駭
裔夷其自新而不能退省過尤恭承制命速赴貶所用守常規而僭
自務宴安尋聞所在逗駐擅擾藩鎮侮慢朝章曾無稟畏之心可驗
苞藏之計罔知儆懼唯謗朝廷爾罪五也朕以恩澤者帝王之雨露
刑法者邦國之雷霆無雨露則庶物不榮無雷霆則萬邦不肅朕體
天道以化育遵王度以澄清罪既昭彰理難含垢况百多士宜體予
懷宜所在賜自盡時昭緯行次至荊南中使至斬之兄昭符位至禮
部尚書昭愿太子少保昭矩給事中昭遠考功員外郎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祖仲素位至中書舍人父鐈官卑家富濬倜

儻不羈涉獵文史好大言爲士友之所擯棄尋從鄉賦貢計咸薄其
爲人濬憤憤不得志乃田衣野服隱於金鳳山學鬼谷縱横之術欲
以捭闔取貴仕乾符中樞密使楊復恭因使過之自處士薦爲太常
博士累轉度支員外郎黃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告侍其母挈族避
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須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載
糗餌數百騾犒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曰卿爲縣令安操心及此
康對曰臣爲塵吏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思之急乃至行
在拜兵部郎中未幾拜諫議大夫其年冬宰相王鐸自滑臺兼充天
下行營都統方徵兵諸侯奏用濬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初破弘霸
郎軍威大振累詔徵平盧兵敬武獨不赴援鐸遣濬往說之敬武已
受僞令復怙強不迎詔使濬至詰見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王臣齎
詔宣諭而侮慢詔使既未識君臣禮分復何顔以御軍民哉敬武愕
然謝咎既宣詔軍士按兵默然濬並召將佐集於鞠場而諭之曰人
生效忠仗義所冀粗分順逆懸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
累葉天子而臣賊豎白丁何利害之可論耶今諸侯勤王天下響應
公等獨據一州坐觀成敗賊平之後去就何安若能此際排難解紛
陳師鞠旅共誅寇盜迎奉鑾輿則富貴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輩捨
安而即危也諸將改容引過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即時出軍從
濬入援京師賊平累遷戶部侍郎僖宗再幸山南拜平章事判度支
濬初發迹依楊復恭及復恭失勢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又薄復
恭及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爲中尉罷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
嫉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勳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
濬有方略能畫大計復用爲宰相判度支上嘗問濬致理何事最急
對曰莫若強兵兵強而天下服上繇是專務蒐補兵甲欲以武功勝
天下後延英論前代爲治得失濬曰不必遠徵漢晉之弊臣竊見陛
下春秋鼎盛英睿如此內外偪於強臣臣每思之實痛心而流血也
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
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詔四品以上官議皆言國祚未安

不宜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國家所有濬議曰先帝頻年擅逐王全
不寧原其亂階由克用全忠之矛盾也請因其奏乘全忠之力可斷
兩雄之勢上曰收復之功克用第一今乘其危困而加兵諸侯其謂我何
濬懇論用兵之利害蓋欲示外勢而擠復恭也上言未決宰臣孔緯
曰張濬所陳萬代之利也陛下所惜即目之利也以臣所料師渡河
而賊必自破昨計度軍中轉餉犒勞一二年間必無闕事陛下斷意
行之既二相俱論乃以濬為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以京兆尹
孫揆副之仍授揆昭義節度使華州韓建為供軍使朱全忠為太原
西南面招討使李匡威赫連鐸為東北面招討使全忠以汴軍三萬為
濬牙隊大順元年六月濬率軍五十二都兼邠寧鄜夏雜虜共五萬
人騎發自京師昭宗御安喜樓餞送濬酒酣泣奏曰陛下動為賊臣
掣肘臣所以誓死憤惋為陛下除其偪僭楊復恭聞之不悅中尉內
使餞於長樂復恭奉卮酒屬濬濬辭曰聖人賜酒已醉矣復恭戲曰
相公握禁兵擁大旆獨當一面不領復恭意作面子耶濬笑曰賊平

之後方見面子復恭銜之時汴華邠岐之師渡河會濬於晉州汴將
朱崇節權知潞州事太原將李存孝攻之濬慮賊平汴人據昭義乃
令孫揆分兵赴鎮中使韓歸範送旌節至軍八月揆與歸範赴潞州
至潞並為存孝擒送太原九月汴將葛從周弃潞州十月濬軍至陰
地邠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委兵仗潰散進
攻晉州數日中夜濬斂衆遁走比曙與師殆半存孝進收晉絳慈隰
等州濬狼狽出含山踰王屋出清河拆屋木縛筏濟河部下離散將
盡李克用上章論訴曰晉州長寧關使張承暉於當道錄到張濬牓
幷詔曰張濬充招討制置使令率師討臣兼削臣屬籍官爵者臣誠
冤誠憤頓首頓首伏以宰臣張濬欺天蔽日廊廟不容讒臣於君奪
臣之行志燕師妄奏與汴賊結恩矯託皇威擅宣王命徵集師旅撓
亂乾坤悞陛下中興之謀資黔黎重傷之困臣實何罪而陛下伐之
此則宰臣持權面欺陛下況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徐方救荊楚
收鳳翔碎梟巢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臣之屬籍懿

皇所賜　之師律先帝所命臣無逆節濫討何名陛下若猷逐功臣
欽用文　自可遷臣封邑以侯就第奈何加諸其罪孰肯無詞若以
臣雲中之戍獲罪於時則拓拔思恭取鄜延朱全忠侵徐鄆陛下何
不討之假令李孝德不忠於主伐之爲是則朱瑄時溥有何罪耶此
乃同坐而異名賞彼而誅此使天下藩鎭強者扼腕弱者自動流言
竊議爲臣怨嗟固非中興之術也且陛下阽危之秋則獎臣爲韓彭伊
霍既安之後罵臣曰戎羯蕃夷海內握兵立事如臣者衆矣寧不懼
陛下他時之罵哉臣昨遇燕軍以禮退舍臣感戎昧厚自矜誇乃言
臣中矢石覆士卒致內外吠聲一發短詌訴競陳悞陛下君臣之分況
命官選將自有典刑不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傷臣延期挺命尚固
一方彼實何顏以見陛下此則姦邪朋黨輕弄邦典陛下凝旒端扆
何由知之今張濬既以出軍微臣固難束手臣便欲叫閽輕騎面叩
玉階訴邪佞於陛下之彤墀納詔命於先皇之宗廟然後束身司敗
甘處憲章時克用令所擒中使奉表表至而濬敗朝廷聳震制曰漢
武因恭儉富庶之後建置朔方孫弘沮之十不得一而良史以弘道
宰相體者誠以愛人治國爲先拓境開疆爲末及孝宣值雄才削平
之餘將議北征魏相爭之五將尋罷果致中興號爲賢輔況朕承天
戢兵戈之後人思休息之時敢望梟獍共成堯日厥幾孫魏粗及漢
年苟易於斯卯何倚注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上柱國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一千二百戶充河東行營諸
道兵馬招討制置等使張濬早以威名久稱爲奇士孫是再加徵用委
以鈞衡謂其必致小康克勝大任而乃罔思守道但欲邀功用不詭
之詢謀起無名之兵華自云一舉止在旬時堅請抗論勢莫能奪輕
葛亮渭濱之役小裴度淮右之行經歷寒暄耗費百萬虛誕章于朝
野詐詭布於華夷構堂蔑聞燎原愈熾俾擁旄乘驛之使因在虜庭
勤王奉國之[illegible]忝士志廊廟之誠重結藩屏之釁雖欲使海內
生靈竭其貢獻不獲[illegible]湯爲什墟潜生厲階欲誰歸咎於戲
徵晁錯之故事思王恢之舊章國有明文爾當何道尚以愛人以禮

理體宜然廉鎮示懲權武昌善地宜委握輔之務仍停支度之司勉自
思惟以逃後命可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觀察等使
尋貶連州刺史馳驛發遣行至藍田關不行晉華州依韓建時朝廷
微弱竟不能詰乾寧二年三鎮犯闕殺韋昭度帝召孔緯欲大用亦以濬
爲兵部尚書又領天下租庸使三年天子幸華州罷濬使務守尚書
右僕射上疏乞致仕授左僕射致仕乃還洛陽居於長水縣別墅濬
雖退居山墅朝廷或有得失必章疏論言德王廢立之際濬致書諸
藩請圖匡復王師範青州起兵欲取濬爲謀主事雖不果其迹頗泄
朱全忠將圖篡代懼濬搆亂四方不欲顯誅密諷張全義令圖之乃
令牙將楊麟率健卒五十人有如劫盜圍其墅而殺之天復三年十
二月晦夜也永寧縣吏葉彥者張氏待之素厚楊麟之來彥知之告
濬第二子格曰相公之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爲謀格濬父子號泣而
已濬謂格曰吾則俟命去或可免汝自圖之勿以吾爲累冀存後祀
也格拜辭而去葉彥率義士三十人送渡漢江而旋格由荊江上峽

入蜀王建僭號用爲宰相中興平蜀任圖攜格而逃格感葉彥之恩
訪之身已歿而厚報其家濬第三子鼎於楊行密自乾寧之後賊臣
內侮王室寖微昭宗不堪凌弱欲簡拔奇材以爲相然採於群小之
論未嘗獲一名人登用之徒無不爲時嗤誚
朱朴者乾寧中爲國子博士腐儒木強無他才伎道士許巖士出入
禁中嘗依朴爲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
甚悅即日拜諫議大夫平章事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爲笑
端數月巖士事敗俱爲韓建所殺
鄭綮者以進士登第歷監察殿中倉戶二員外金刑右司三郎中家
貧求郡出爲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綮移黃巢文牒
請不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天子嘉之賜緋魚袋罷郡
有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數陷盜不犯鄭使君寄庫錢至楊行密爲刺
史送所寄於京師還綮綮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
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

滑稽皆此類也王徽爲御史大夫奏綮爲兵部郎中知臺雜遷給事中賜金紫僖宗自山南還以宰相杜讓能弟弘徽爲中書舍人綮以弘徽兄在中書弟不宜同居禁近封還制書天子不報綮即移病休官無幾以左散騎常侍徵還朝政有闕無不上章論列事雖不行唱傳都下執政惡之改國子祭酒物議以綮巨諫而置之散地不可執政懼復用爲常侍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綮每以事形於詩什而嘲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誤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事偘然守道無復詼諧終以物望非宜自求引退三月餘移疾乞骸以太子少保致仕光化二年卒時議以昭宗命台臣濬朴綮三人尤謬季末之妖也

劉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八代祖隋大理卿坦坦生政會輔太宗起義晉陽官至戶部尚書封渝國公圖形凌煙閣政會生玄意尚太宗女南平公主歷洪饒八州採訪使玄意生奇仕至吏部侍郎奇生愼知仕至獲嘉令愼知生聚仕至京兆河南令聚生藻位終祕書郎藻生符進士登第咸通中位終蔡州刺史生八子崇龜崇望崇魯崇謩最知名崇龜咸通六年進士擢第累遷起居舍人禮部兵部二員外丁母憂免廣明元年春鄭從讜罷相鎮太原奏崇龜爲度支判官檢校吏部郎中御史中丞賜金紫中和三年入朝爲兵部郎中拜給事中大順中遷左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改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出爲廣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卒崇望咸通十五年登進士科王凝廉問宣歙辟爲轉運巡官戶部侍郎裴坦領鹽鐵辟爲參佐崔安潛鎮許昌戍都崇望昆仲四人皆在安潛幕下入爲長安尉直弘文館遷監察御史右補闕起居郎弘文館學士轉司勳吏部二員外郎崔安潛爲吏部尚書崇望判南曹滌除宿弊復清選部田令孜干政藩鎮怨

望河中尤甚不修職貢僖宗在山南以蒲坂近關欲其効用選使諭
旨以崇望爲諫議大夫既至諭以大義重榮奉詔恭順言必匡復請
殺朱玫自贖使還上悅召入翰林充學士累遷戶部侍郎承旨轉兵
部在禁署四年昭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兼兵部吏部尚
書大順初同列張濬晝策討太原崇望以爲不可濬果敗濬黜崇望
代爲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判度支明年玉山都頭楊守信協楊復恭
稱兵闕下陣于通化門上陳兵於延嘉門是夜命崇望守度支庫明
日繞入含光門未開門內禁軍列于左右候門闢即刼掠兩市及聞
傳呼宰相來門方啓崇望駐馬慰諭之曰聖上在街東親總戎事公
等禁軍何不樓前殺賊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圖小利以成惡
名也將士唯唯從崇望至長樂門守信見兵來即遁去軍士呼萬歲
是日庫市獲全軍人不亂繫崇望之方畧也尋加左僕射時溥與朱
全忠爭衡全忠謀兼徐泗上表請以重臣鎮徐乃以崇望守本官充
武寧軍節度使溥不受代行至華陰而還拜太常卿王重盈卒

王珙爭河中節鉞朝廷以宰相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珂李克用之子
壻也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相雖重德如作鎮河中代王珂
不如光德劉公於我公事素也及三鎮以兵入朝殺害大臣以志勤
之言責授崇望昭州司馬及王行瑜誅太原上表言崇望無辜放逐
時已至荊南有詔召還拜吏部尚書未至王溥再知政事兼吏部尚
書乃改崇望兵部尚書時西川侵寇顧彥暉欲併東川以崇望檢校
右僕射平章事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未至鎮召還復爲兵部
尚書光化二年卒時年六十二冊贈司空崇魯廣明元年登進士第
鄭從讜奏充太原推官時兄崇龜爲節度判官昆仲同居幕府尋轉
掌書記中和三年入朝拜右拾遺左補闕景福初以水部員外郎知
制誥二年杜讓能得罪昭宗復命韋昭度爲相翰林學士李谿同平
章事崇魯與崔昭緯相善昭緯恃邠岐之援讒能既誅之後權歸於
已昭宗師李谿爲文懼居位得寵則恩顧漸衰乃私與崇魯謀沮之
及谿宣制之日出班而哭謂昭緯曰朝廷雖乏賢不可用纖人爲宰

輔谿比依復恭重遂居內職前日杜太尉狼籍爲朝廷深耻今則閽
弱如此安可更遵覆轍乎由是谿命不行谿自十一月初至歲暮聯
上十表訴寃其詞詆毀所不忍聞明年春復命谿爲平章事昭緯召
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稱兵入朝殺昭度與谿其年太原誅王行瑜昭
緯貶官崇魯坐貶崖州司戶初崇龜在外聞崇魯言天麻大恚數日不
食謂所親曰吾家兄弟進身有素未嘗以聲利敗名吾門不幸生此
等兒崇謨中和三年進士及第乾寧末爲太常少卿弘文館直學士
徐彥若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曾祖宰祖陶父商三世繼登進士
科商字義聲大中十三年及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累遷侍御史改
禮部員外郎尋知制誥轉郎中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戶部侍
郎判本司事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入爲御
史大夫咸通初加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遷兵部尚書東莞
子食邑五伯戶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六年罷相檢校右僕射江陵
尹荊南節度觀察等使入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保卒彥若咸通
十二年進士擢第乾符末以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即
位遷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代李茂貞爲鳳翔隴節
度使茂貞不受代復拜中丞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進加中書侍郎
累兼左僕射監修國史扈昭宗石門還宮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進
封齊國公太清宮修奉太廟等使加弘文館大學士賜扶危匡國致
理功臣名昭宗自華還宮進位太保門下侍郎崔胤專權以彥若
在己上欲事權萃於其門二年九月以彥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廣
州刺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節度等使卒於鎮弟彥樞位至太常
少卿子綰天祐初歷司勳兵部二員外戶部兵部二郎中
陸扆字祥文本名允迪吳郡人徙家于陝今爲陝州人曾祖灃位終
殿中侍御史祖師德舒南觀察支使父鄴陝州法曹參軍扆光啟二
年登進士第其年從僖宗幸興元九月宰相韋昭度領鹽鐵奏爲巡
官明年宰相孔緯奏[illegible]館得校書郎尋丁母憂免喪龍紀元年冬召
授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左拾遺兼集賢學士[illegible]奏改監察御

史大順二年三月召充翰林學士改屯田員外郎知制誥景福元年加
祠部郎中知制誥二年元日召對面賜金紫之服正拜中書舍人
扆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
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扆先成帝覽而嘆曰朕聞貞元時有
陸贄吳通玄兄弟能作內廷文書後來絕不相繼今吾得卿斯文不
墜矣乾寧初轉戶部侍郎二年改兵部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嘉興男
三百戶三年正月宣授學士承旨尋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戶部侍郎
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即無斯例扆拜
輔相之月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八月加中書
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其年九月覃王率師送徐彥若赴鳳翔師
之起也扆堅請曰藩鎮之後國步初集不宜與近輔交惡必為他盜
所窺加以親王統兵物議騰口無益於事秖貽後患昭宗已發兵怒
扆沮議是月十九日責授硤州刺史師出果敗車駕出幸四年二月
復授扆工部尚書八月轉兵部尚書從昭宗自華還宮明年正月復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光化三年四月兼戶部尚書進封吳郡開國
公食邑一千戶九月轉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天復元年五月進階特
進兼兵部尚書加食邑五百戶車駕自鳳翔還京赦後諸道皆降詔
書獨鳳翔無詔扆奏曰鳳翔近在國門責其心迹雖實難容然比來
職貢無虧朝廷未與之絕一朝獨無詔命示人不廣也崔胤怒奏貶
扆沂王傅分司東都俄階至正議大夫居無何崔胤誅復授吏部尚
書階封如故從昭宗還洛其年秋昭宗遇弒明年五月責授濮州司
戶與裴樞崔遠獨孤損等被害於滑州白馬驛時年五十九子璪後
為緱氏令

柳璨河東人曾祖子華祖公器僕射公綽之再從弟也父遵璨少孤
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燃木葉以照書性謇直無緣飾宗
人璧玭貴仕於朝鄙璨朴鈍不以諸宗齒之光化中登進士第尤精
漢史魯國顏蕘深重之蕘為中書舍人判史館引為直學士璨以劉
子玄所撰史通譏駁經史過當璨紀子玄之失別為十卷號柳氏釋

史學者伏其優贍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
與目爲柳篋子昭宗好文初寵待李谿頗厚洎谿不得其死心常惜
之求文士似谿者或薦璨高才召見試以詩什甚喜無幾召爲翰林學
士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勑胤死之日既夕璨自內出
前驅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勑莫測所以翌日對學士上謂之曰朕
以柳璨奇特似可奨任若令預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張文蔚曰陛下
拔用賢能固不拘資級恩命高下出自聖懷若循兩省遷轉拾遺超
等入起居郎臨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諫議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
甚愜即以諫議大夫平章事改中書侍郎任人之速古無茲例同列
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素名德遽與璨同列意微輕之璨深蓄怨昭
宗遷洛諸司內使宿衛將佐皆朱全忠腹心也璨皆將迎接之以恩
厚相交結故當時權任皆歸之二年五月西北長星竟天掃太微文
昌帝座諸宿全忠方謀篡代而妖星謫見占者云君臣俱災宜刑殺
以應天變將玄暉張廷範謀殺衣冠宿望難制者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

三十餘人相次誅殺班行爲之一空冤聲載路傷害既甚朱全忠心
惡之會全忠授九錫蔣玄暉等別陳意見王殷云云大梁誣玄暉等通
導宮掖欲興復李氏全忠怒捕廷範令河南聚衆五車分裂之兼誅
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初璨遷洛後累兼戶部尚書守
司空進階光祿大夫鹽鐵轉運使其弟瑀瑊坐璨笞死

史臣曰嗚呼李氏之失馭也孛沴之氣紛如仁義之徒殆盡狐鳴鴟
嘯瓦解土崩帶河礪嶽之門寂無琨逖奮梃揭竿之類唯勍敦玄手
未捨於棘矜心已萌于問鼎加以囂浮士子闒茸鯫儒昧管葛濟時
之才無王謝扶顛之業邀功射利陷族喪邦濬緯蓋虎於前胤璨剝
廬於後逐徐薛於瘴海置裴朴於巖廊殿廷有哭制之夫輔弼走破
輿之黨九疇既紊百揆斯呈木將朽而蠹蝎生厲既篤而夔魖見妖
徒若此亡國宜然何必長星更臨衰運

贊曰蕭乃朱玫孔符張濬身世罹殃邦家起釁如木斯蠹自潰於中
抵巇侮亂安責伏戎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

劉昫等修

聞人銓校刻沈桐同校

朱克融　李載義　楊志誠史元忠附

張仲武子直方　張允伸　張公素

李可舉　李全忠子匡威匡籌

朱克融賊泚之從孫也祖滔父洄克融少爲幽州軍校事節度使劉總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略謂兩河無虞遂奏勒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因其帥張弘靖時洄廢疾於家軍中素伏其謀畧至是衆欲立之洄自以老且病推克融統軍務焉朝廷尋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授以符節寶曆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服克融怒所賜踈弱執中使以聞上特優容別命中使宣諭仍改賜衣物流其使楊文端等先是克融執中使奏稱竊聞陛下欲幸東都請將兵馬并

丁匠五千人修理宮闕迎候車駕又上言無衣擬於朝廷請三十萬端疋以備一歲所費不然則三軍不安天子怒其悖慢取宰臣裴度謀優容之語見別卷克融官至檢校司空吳興郡王其年五月本州軍亂殺之子延齡亦遇害次子延嗣竊立尋爲大將李載義所殺

李載義字方毅常山愍王之後代以武力稱繼爲幽州屬郡守載義少孤與鄉曲之不令者遊有勇力善挽強角觝劉濟爲幽州節度使見而偉之致於親軍從征伐以功遷衙前都知兵馬使檢校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寳曆中幽師殺朱克融其子延嗣竊襲父位不遵朝旨置用其人載義遂殺之數其罪以聞敬宗嘉之拜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未幾李同捷擄滄景以邀襲父爵載義上表請討同捷以自効上嘉其誠懇特加檢校右僕射累破賊軍以功加司空進階金紫大和三年平滄景策勳加平章事仍賜實封三百戶四年契丹寇邊以兵擊走之仍虜其名王就加太保五年春爲其部下楊志誠所逐因入覲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又能恭順朝旨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改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兼興元尹七年遷北都留守兼太原尹充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丁母憂起復驃騎大將軍餘如故迴鶻每遣使入朝所至強暴邊城長吏多務苟安不敢制之以法但嚴兵防守虜益驕悍或突入市肆暴横無所憚至是有迴鶻將軍李暢者曉習中國事知不能以法制馭益驕恣鞭撻驛吏貪求無已載義因召李暢與語曰可汗使將軍朝貢以固舅甥之好不當使將軍暴踐中華今朝廷饔餼至厚所以禮蕃客也苟有不至吏當坐死若將軍之部伍不戢凌侮上國剽掠廬舍載義必殺爲盜者將軍勿以法令可輕而不戒勵之遂盡罷防守之兵而使兩卒司其門虜知其心爲下無敢犯令九年加侍中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太尉載義晚年驕恣慘暴一方以楊志誠給後爲部下所逐過太原載義躬自毆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及將卒朝廷錄其功曲法不問

楊志誠大和五年爲幽州後院副兵馬使事李載義時朝廷賜載義
德政碑文載義延中使擊毬志誠亦與焉遂於鞠場呼謀亂載義
奔於易州志誠乃爲本道馬步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驚急召宰臣
時牛僧孺先至上謂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
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
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後范陽
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
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
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
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惜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
固不計於逆順臣固曰不足煩聖慮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
尋以嘉王運遥領節度以志誠爲節度觀察留後檢校左散騎常侍
兼幽州左司馬尋改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七年轉
檢校吏部尚書詔下進奏官徐迪詣中書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
體位只知自尚書改僕射爲遷何知工部轉吏部爲美且軍士盛飾
以待新恩一旦復爲尚書軍中必慚今中使往彼其勢恐不得出及
使至其傔奔還奏曰楊志誠怒不得僕射三軍亦有怨言春衣使魏
寶義兼他使焦奉鸞尹士恭並爲志誠縶留矣志誠遣將王文穎謝
恩并讓官復賜官告批答文穎不受而歸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
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八年爲三軍所逐而立史元忠
元忠進志誠所造衮龍衣二副及被服鞍韉皆繡飾鸞鳳日月之形
或爲王字因付御史臺按問流嶺南行至商州殺之初元忠既逐志
誠詔以通王湊遥領節度授元忠左散騎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
馬知府事充節度留後明年轉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後爲偏將陳行泰所殺

張仲武范陽人也仲武少業左氏春秋擲筆爲薊北雄武軍使會昌
初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權主留後俄而行泰又爲次將張絳所
殺令三軍上表請降符節時仲武遣軍吏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

上遣宰臣詢其事仲舒曰絳與行泰皆是遊客主軍人心不附仲武是軍中舊將張光朝之子年五十餘兼曉儒書老於戎事性抱忠義願歸心闕廷李德裕因奏陳行泰張絳皆令大將上奏邀求節旄所以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密款因而授用即似有名許之乃授兵馬留後詔撫王紘遙領節度尋改仲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工部尚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王俄而迴鶻擾邊時迴鶻有將勒那頡啜擁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帳東逼漁陽仲武遣其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銳兵三萬人大破之前後收其侯王貴族千餘人降三萬人獲牛馬橐駝旗纛罽幕不可勝計遣從事李周瞳牙門將國從玘相次獻捷詔加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面招撫迴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迴鶻監護使督以歲貢且爲漢諜至是遣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凡戮八百餘人又迴鶻初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仲武使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驅掠雜虜遂延留其使緩彼師期人馬病死竟不還之迴鶻烏介可汗既敗不敢近邊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仲武由是威加北狄表請於薊北立紀聖功銘敕李德裕爲之文其銘曰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夷飆掃厥國土崩逼迫遷徙震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郡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爲驕子而我邊藪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邪支嫚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鴈門之北蒐戎雜虜濊濊群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爰整徵兵謀而泉然斷乃霆聲沉機變化動合神明沙漠之外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耽耽虎視金鼓誓衆旌旗蔽地爰命其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亞兄之制代帥之勳威略火烈胡馬是分戈迴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絶幕之野蚩尤未縛俘我元侯恢弘遠略終取單于係之徽索陰山竄亭徼弛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蠻夷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無窮焉仲武歷官至司徒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年

卒謚曰莊子直方以幽州節度副使襲父位動多不法慮爲將卒所
圖三年冬詔以莊武奔赴闕廷尋授金吾將軍直方性率暴行豪奪
之事以罪累貶柳州司馬十一年遷右驍衛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
位至羽林統軍中和歲賊據犯闕公卿恃其豪多隱藏於第直方納
招亡命謀欲拒賊或有告者由是以兵圍而害之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也曾祖秀檀州刺史祖嚴納降軍使父朝拔
贈太尉允伸世仕幽州軍門累職至押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大中
四年戎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爲留後朝廷可其奏加右散騎常侍其
年冬詔賜旌節遷檢校工部尚書咸通九年累加至光祿大夫檢校
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燕國公十年徐人作亂請以弟允
皋領兵戎叛懿宗不允進助軍米五十萬石鹽二萬石詔嘉之賜以
錦綵玉帶金銀器等冬又加特進兼侍中十二年以風恙拜章請就
醫藥詔許之以子簡會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副大使十三年允伸
再上表乞納所賜旌節朝命未至其年正月二十五日卒年八十八
册贈太尉謚曰忠烈允伸領鎮凡二十三年克勤克儉比歲豐登邊
鄙無虞軍民用乂至今談者美之有子十四人簡眞幽府左司馬先
允伸卒簡壽右領軍衛大將軍餘或昇朝籍或爲刺史郡佐
張公素范陽人咸通中爲幽州軍校事張允伸累遷至平州刺史允
伸卒子簡會權主留後事公素領本郡兵赴焉三軍素畏公素威望
簡會知力不能制即時出奔遂立爲帥朝廷尋授節旌累加至中書
門下平章事無幾李茂勳奪其位公素歸闕貶復州司戶參軍
李可舉本迴鶻阿布思之族也張仲武破迴鶻可舉父茂勳與本部
侯王降焉茂勳善騎射性沉毅仲武器之常遣拓邊以功封郡王賜
姓名咸通末納降軍使陳貢言者幽之宿將人所信服茂勳密謀劫
而殺之聲云貢言舉兵張公素以兵逆擊不利公素走茂勳入城軍
民方知其非貢言也既有其衆遂推而立之朝廷即降符節無幾以
疾告老授右僕射致仕表可舉自節度副使幽州左司馬加右散騎
常侍爲節度留後中和中累官至檢校太尉中和末以太原李克用

兵勢方盛與定州王處存密相締結可舉慮其窺伺山東終為巳患遂遣使搆雲中赫連鐸乘其背則與鎮州合謀舉兵兼言易定是燕趙之餘云得其地則正其疆理而分之時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有次將劉仁恭者多權數攻之彌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易州士卒稍驕王處存引輕軍三千以羊皮蒙之夜伏於城外仍別於間道以騎士伺之燕軍望見謂之羣羊爭趨焉處存乘其無部伍一擊大敗之尋復其城全忠遁歸懼可舉罪之收其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危急收集其族登樓自燔而死

李全忠范陽人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于室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怪歟建曰蘆茅類得澤而滋公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節鉞者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忘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為牙將時可舉兵鋒方盛欲與鎮人分易定遣全忠將兵攻之為定州軍大敗於易水全忠懼率其餘衆掩攻幽州可舉死三軍推全忠為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之光啓元年春也全忠卒子匡威代自襲父位稱留後匡威素稱豪爽屬遇亂離繕甲燕薊有吞四海之志赫連鐸據雲中屢引匡威與河東爭雲代交兵積年景福初鎮州王鎔誘河東將李存孝克用怒加兵討之時鎔童幼求援於燕匡威親率軍應之二年春河東復出師幷陘再乞師匡威來援匡威弟匡籌妻張氏有國色師將發家人會別匡威酒酣晉張氏報之匡籌私懷忿怒匡威軍至博野匡籌乃據城自為節度匡威部下聞之亡歸者半匡威退無歸路將入覲京師時匡威留於深州遣判官李抱貞奏章以聞屬京師大亂之後聞匡威來朝市人震恐咸曰金頭王來謀社稷士庶有亡竄山谷者匡威其實不行欲圖鎮州示無留意鎔以匡威再來援已致其失師遣使迎歸府第父事之匡威為鎔城郭繕甲指陳方略視鎔如子每陰謀驟施以悅人心鎮之三軍素忠於王氏惡其所為會鎔過匡威第慰忌辰匡威縞衣裹甲伏兵劫鎔入牙城鎔兵逆戰燔東偏門軍士呼譟登屋矢下如雨鎔僕墨君和亂中扶鎔登屋免難而斬匡威以徇

是歲匡籌出師攻鎮之樂壽武強以報恥匡威部曲劉仁恭歸於河東乾寧元年冬河東聽仁恭之謀出師追討二月敗燕軍於居庸匡籌挈其族遁去將赴京師至景城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所殺掠其輜車妓妾匡籌妻張氏産於路不能進劉仁恭獲之獻於李克用後立爲夫人嬖寵專房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亡

史臣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故古先哲王建國公侯之封不過千乘所以強幹弱枝防其悖慢彼幽州者列九國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剛強厥田沃壤遠則慕田光荊卿之義近則染祿山思明之風二百餘年自相崇樹雖朝廷有時命帥而土人多務逐君習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李載義張仲武張允伸因利乘便獲領旌旗以仁守之恭順朝言亦足多也如朱克融楊志誠史元忠張公素李可舉李全忠以不仁得之靡更褒志或尋爲篡奪或僅傳子孫咸非令終蓋其宜也

贊曰碣石之野氣勁人豪二百餘載自相尊高載義仲武亦多忠勞餘因篡得不仁何逃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一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史憲誠 子孝章　何進滔　韓允忠

樂彥禎　羅弘信 子威

史憲誠其先出於奚虜今爲靈武建康人祖道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上柱國懷澤郡王父周洛爲魏博軍校事田季安至征馬大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柱國北海郡王憲誠始以材勇隨父歷軍中右職兼監察御史元和中田弘正討李師道令憲誠以先鋒四千人濟河累下其城柵復以大軍齊進乘勢逐北魏之全師迫于鄆之城下師道窮蹙劉悟斬首投魏軍錄功超授憲誠兼中丞鎮州王承宗死弘正自魏移領鎮州居數月爲王庭湊所殺遂以兵叛朝廷以弘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領兵討伐俾復父冤時幽州朱克融援助廷湊布不能制因自引決軍情囂然憲誠爲中

軍都知兵馬使乘亂以河朔舊事動兵人心諸軍即擁而歸魏共立爲帥國家因而命之時克融廷湊並擁兵爲亂憲誠喜得旄節雖外順朝旨而中與朱王爲輔車之勢長慶二年正月也尋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時李岕爲亂與憲誠書問交通憲誠表請與岕節鉞仍於黎陽艤舟示欲渡河及見文恪舉止驕倨其言甚悖旋聞岕爲帳下所殺乃從改過謂文恪曰憲誠蕃人猶狗也唯能識主雖被棒打終不忍離其狡譎如此朝廷每爲優容尋加左僕射敬宗即位進秩司空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畧卒其子同捷竊據軍城表邀符節舉兵伐之先是憲誠與全略婚媾及同捷叛復潛以糧餉爲助上屢發使申諭尋又就加平章事憲誠嘗遣騎將至闕下恣爲張大宰相韋處厚以語折之憲誠不敢復與同捷爲應時憲誠亦出師共討同捷及滄景平加司徒憲誠心不自安乃遣子孝章入覲又飛章願以所管奉命上嘉之乃加侍中移鎮河中憲誠素懷向背不能以忠誠感激其衆未及出城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爲軍衆所害冊贈太尉

孝章幼聰悟好學元和中李愬爲魏帥取大將子弟列于軍籍孝章倡言頗効文職胡奇之令攝府參軍及憲誠領節鉞改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緋孝章以父在鎮多違朝旨嘗雪涕極諫備陳逆順之理朝廷聞而嘉之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紫領本道兵同平滄景加工部尚書尋請赴闕文宗慰勞甚厚憲誠亦因懇乞朝覲上知憲誠之入覲自孝章之謀遂加禮部尚書分相衛澶三州別爲一鎮俾孝章領之孝章未到鎮憲誠遇害上以孝章有忠節起復爲右金吾衛將軍閒歲授鄜坊節度使居四年遷于滑一歲入爲右領軍大將軍改右金吾大將軍俄授邠寧節度孝章歷三鎮雖無異績而謹身畏法以保初終開成三年十月卒贈右僕射

何進滔靈武人也曾祖孝物祖俊並本州軍校父默夏州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試太常卿以進滔之貴贈左散騎常侍進滔客寄

於魏委質軍門事節度使田弘正弘正奉詔討鄆州破李師道時進
滔爲衙內都知兵馬使以功授兼侍御史大和三年軍衆害史憲誠
連聲而呼曰得衙內都知兵馬使何端公知留後即三軍安矣推而
立之朝廷因授進滔左散騎常侍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爲
魏帥十餘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卒子弘敬襲其位朝廷
時遣河中帥李執方滄州帥劉約各遣使勸令歸闕別俟朝旨弘敬
不從竟就加節制及劉稹反不時起兵鎮州王元逵下邢洺二州兵
次上黨弘敬方出師壓境大中後宣宗務其姑息繼加官爵亦至使
相咸通初卒子全皞嗣之朝廷尋降符節累官亦至同平章事十一
年爲軍人所害子孫相繼四十餘年

韓允忠魏州人也舊名君雄懿宗改賜今名父國昌歷本州右職會
昌中從何弘敬破劉稹以功爲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以允忠故累
贈兵部尚書允忠少仕軍門繼升裨校潞州之役亦與其行咸通十
一年何全皞爲軍衆所殺推允忠爲帥時僖宗爲普王即降詔遥領
節度授允忠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觀察留後不數月轉
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觀察等使累加至
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乾符元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一累贈太尉子簡

自允忠初受戎帥便爲節度副使乾符初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允
忠卒即起復爲節度觀察留後踰月加檢校右僕射其後累加至侍
中封昌黎郡王賊巢之亂諸葛爽受其僞命河陽節度使時僖宗在
蜀寇盜蜂起簡擁有大州甲兵強盛竊懷僭亂之志且欲啓其封疆
乃舉兵攻河陽爽棄城而走簡遂留兵保守因北掠邢洺而歸遂移
軍攻鄆鄆帥曹全晸出戰爲簡所敗死之鄆將崔君裕收合殘衆保
鄆州簡進攻其城半年不下河陽復爲諸葛爽所襲簡因欲先討君
裕次及河陽乃舉兵至鄆君裕請降尋移軍復攻河陽行及新鄉爲爽
軍逆擊敗之簡單騎奔廻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

樂彥禎魏州人也父少寂歷澶博貝三州刺史贈工部尚書彥禎少
爲本州軍校韓簡之領節旄也以彥禎爲馬步軍都虞候轉博州刺

史下河陽走諸葛爽有功遷澶州刺史簡再討河陽之敗也彥禎以一
軍先歸魏人遂共立之朝廷尋授檢校工部尚書知魏博留後俄加
戶部尚書充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中和四年累加至尚書左僕射同
平章事僖宗自蜀迴加開府儀同三司冊拜司徒彥禎志滿驕大動
多不法一旦徵六州之衆板築羅城約河門舊堤周八十里月餘而
畢人用怨咨又其子從訓天資悖逆王鐸自滑移鎮滄州過魏郊從
訓見其女妓利之先伏兵於漳南高雞泊俟鐸之至圍而害之掠其
所有時朝廷微弱不能詰魏人素知鐸名望議者惜之而罪從訓從
訓又召亡命之徒五百餘輩出入卧內號爲子將委以腹心軍人籍
籍各有異議從訓聞而忌之易服遁出止於近縣彥禎因命爲六州
都指揮使未幾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後般輦軍器取索錢帛使人
來往交午塗路軍府疑貳彥禎危憤而卒衆推都將趙文玣知留後
事從訓自相州領兵三萬餘人至城下文玣按兵不出衆懷疑懼復
害文玣推羅弘信爲帥弘信以兵出戰敗之從訓招集餘衆次於洹
水弘信遣將程公佐領兵討擊大敗之梟從訓首於軍門時文德元
年春也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曾祖秀祖珍父讓皆爲本州軍校從信
少從戎役歷事節度使韓簡樂彥禎光啓末彥禎子從訓忌牙軍出
居於外軍衆廢彥禎推趙文玣權主軍州事衆復以爲不便因推弘
信爲帥先是有鄰人密謂弘信曰某嘗夜過一白鬚翁相告云君當
爲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弘信竊異之及廢文玣軍人聚呼曰孰願爲
節度使者弘信即應之曰白鬚翁早以命我衆乃環而視之曰可也
由是立之僖宗聞之文德元年四月詔加工部尚書權知節度留後
七月復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充魏博節度觀察處置
等使龍紀中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封豫章郡公乾寧中朱全忠急
攻兗鄆朱瑄求援於太原太原發軍假道於魏令大將李存信屯莘
縣存信御軍無法侵魏之芻牧弘信不平之全忠復遣人謂之曰太
原志吞河朔迴戈之日貴道堪憂弘信乃託好於汴出師三萬攻存

信敗之太原怒舉兵攻魏營於觀音門外汴將葛從周援之屯於洹
水李克用子落落時爲鐵林軍使爲從周所擒乃退歸自是太原之
師每歲侵擾相魏魏人患之朱全忠方事兗鄆懼弘信離貳每歲時
賂遺必卑辭厚禮荅貺全忠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倍
年巳上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鄰遇之弘信以爲厚巳亦推心焉弘信
累官至檢校太師守侍中臨清王光化元年九月卒年六十三贈太
師追封北平王謚曰莊肅子威
威字端巳文德初授左散騎常侍充天雄軍節度副使自龍紀至乾
寧十年之中累加官爵弘信卒襲父位爲晉後朝廷從而命之天復
末累加至檢校太傅兼侍中長沙王天祐初授檢校太尉守侍中進
封鄴王賜號忠勤宣力致理功臣魏之牙中軍者自至德中田承嗣
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爲號皆
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寖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強買
豪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如史憲誠何進滔
韓君雄樂彥禎皆爲其所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害威懲其往
事雖以貨賂姑息而心銜之威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
十萬謀亂河朔進陷貝州長驅攻魏威求援於汴朱全忠遣將李思
安屯於洹水葛從周自邢洺引軍入魏燕將劉守文單可及攻汴軍
於內黃思安逆戰大敗之乘勝追躡從周出會掩擊復敗燕軍斬首
三萬三年威引汴軍攻滄州以報之自是威感全忠援助之恩合從
景附天祐二年七月十三日夜牙軍裨校李公佺作亂威僅以身免
公佺出奔滄州自是愈懼遣使求援於全忠密謀破之全忠遣李思
安會魏博軍再攻滄州全忠女妻威子廷規先是卒全忠遣長直軍
校馬嗣勳選兵千人密於輿中實兵甲入魏言助女葬事三年正月
五日嗣勳至全忠親率大軍濟河言視行營於滄景威欲因而出迎
至期即假全忠帳下銳卒入而夾攻之牙軍頗疑堅請不出威恐洩
其事慰納之是月十四日夜率廝養百十輩與嗣勳合攻之時宿於
牙城者千人遲明殪之殆盡凡八千家皆破其族魏軍攻滄州者在

歷亭聞有變其將史仁遇擁之保于高堂六州之內皆為讎敵累月
平之威仕梁數年後卒年三十四位至守太師兼中書令贈尚書令
謚曰貞壯威性明敏達於吏道伏膺儒術招納文人聚書至萬卷每
花朝月夕與賓佐賦詠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者有當世詩名自號
江東生威遣使賂遺叙其宗姓推為叔父隱亦集其詩寄之威酷嗜
其作目已所為曰偷江東集凡五卷今鄴中人士諷詠之

史臣曰魏鎮燕三鎮不能制之也久矣兵強地廣合從連衡奪命雖
假於朝廷群臣自謀於元帥如史憲誠等五家其初皆因此而得之
其後亦因此而失之蓋不知取之以權守之以仁則遠矣若善繼者
史氏羅氏之二子有焉其餘不足觀也

賛曰逆取順守古亦有之如其逆守滅亡必隨史何韓樂世數盛衰
足以為鑒矣志茲在茲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二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王重榮　王處存弟處直　諸葛爽

高駢畢師鐸秦彥　時溥　朱瑄弟瑾

王重榮河中人父縱鹽州刺史咸通中有邊功重榮以父蔭補軍校
與兄重盈俱號驍雄名讋軍中廣明初重榮為河中馬步軍都虞候
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稱臣於賊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河
中密邇京師賊徵求無已軍府疲於供億賊使百輩塡委傳舍重榮
謂都曰吾以外援未至詭謀附賊以紓難今軍府積實苦被徵求復
來收兵是賊危我也儻不改圖危亡必矣請絕橋道嬰城自固都曰
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唯公圖之願以節鉞假公翌日都歸行
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鄰藩既而賊將朱溫舟師自同州
至黃鄴之兵自華陰至數萬攻之重榮戒勵士衆大敗之獲其兵仗

軍聲益振朝廷遂授節鉞檢校司空時中和元年夏也俄而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之師萬人與重榮合賊將李祥守華州重榮合勢攻之擒祥以徇俄而朱溫以同州降賊既失同華狂躁益熾黃巢自率精兵數萬至梁田坡時重榮軍華陰南楊復光在渭北掎角破賊出其不意大敗賊軍獲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而退而重榮之師亡耗殆半懼賊復來深憂之謂復光曰軍雖小捷銳旅亡失萬一賊黨復來其將何軍以應吾之成敗未可知也復光曰鴈門李僕射與僕家世事舊其尊人與僕父兄同患難僕射奮不顧身死義知已儻得李鴈門爲援吾事濟矣因遣使傳詔徵兵明年李克用領軍至大敗巢賊收復京城其倡義啓導之功實重榮居首京師平以功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瑯琊郡王光啓元年僖宗還京喪亂之後六軍初復國藏虛竭觀軍容使田令孜奏以安邑解縣兩池榷課直屬省司以充贍給舊事河中節度兼榷使每年額輸省課重榮累表論列既循往例兼恃大功令孜不許奏請移重榮爲定州節度制下不奉詔令孜率禁軍攻之屯于沙苑爲重榮擊敗之十二月令孜挾天子出幸寶雞太原聞之乃與重榮入援京師遣使迎駕還宮令孜尤懼即劫幸山南及朱玫立襄王稱制重榮不受命會太原之師於河西以圖興復明年王行瑜殺朱玫僖宗反正重榮之忠力居多重榮用法稍嚴季年尤甚部下常行儒者嘗有所譴罰深銜之光啓三年六月行儒以兵攻府第重榮夜出於城外別墅詰旦爲行儒所害行儒乃推重盈爲帥重盈既立誅行儒與其黨安集軍民乾寧初重盈卒軍府推行軍司馬王珂爲留後重盈子珙時爲陝帥瑤爲絳州刺史珂即重榮兄重簡子出繼重榮繇是爭爲蒲帥瑤珙上章論列又與朱溫書云珂非吾兄弟子家之蒼頭也小字蟲兒安得繼嗣珂上章云亡父有興復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薦於朝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爲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貞等三人率兵入覲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珙珙瑤連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師討三鎮瑤珙兵退克

用援絳州斬瑤乃師於渭北天子以珂為河中節度授以旄鉞仍充
供軍粮料使既誅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至太原太原令李嗣
昭將兵助珂攻珙珙每戰頻敗珙性慘刻人有踰犯必斬首置於座
前言笑自若部下咸苦之因其削弱皆懷離叛光化二年六月部將
李璠殺珙自稱留後光化末朱温初伏鎮定將圖關輔屬劉季述廢
立之際京師㥘擾崔胤潜乞師於汴以圖反正温謂其將張存敬侯
言曰王珂恃太原之勢侮慢藩鄰骨肉相殘自大其事爾為我持一
繩以縛之存敬等率兵數萬濟河由含山出其不意天復元年正月
兵攻晉絳珂將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既無備即開門
降温令別將何絪守晉州扼其援路二月存敬大軍逼河中珂遣告
急於太原晉絳既當兵衝援師不能進珂妻書告太原曰賊勢攻逼
朝夕為俘因乞食大梁大人安忍不救克用曰賊阻前途衆寡不敵
救則與爾兩亡可與王郎歸朝廷珂計無從出即謀歸京師又使人
告李茂貞曰聖上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匡王室朱公不顧國
家約束卒遣賊臣急攻敝邑則朱公之心可見矣敝邑若亡則同華
邠岐非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
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銳固潼關以應敝邑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
西偏求為鎮守此地請公有之關西安危國祚延促繫公此舉也茂
貞不答珂勢蹙將渡河歸京師人情離合時河橋毀圯凌澌塞舟
楫難濟珂族艤舟有日珂夜自慰諭守陴者黙然無應牙將劉訓夜
半至珂寢門珂叱之曰兵欲反耶訓解衣袒索曰公苟懷疑訓請斷
臂珂曰事勢如何計將安出訓曰若夜出整棹待濟人必爭舟苟一
夫鴟張其禍莫測不如俟明旦以情諭三軍願從者必半然後登舟
赴闕可以前濟不然則召諸將校且為款狀以緩賊軍徐圖向背策
之上也珂然之即登城謂存敬曰吾於汴王有家世事分公宜退舍
俟汴王至吾自聽命存敬即日退舍三月朱温自洛陽至先哭於重
榮之墓悲不自勝陳辭致祭蒲人聞之感悅珂欲面縛牽羊以見温
報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耶郎君若以亡國之禮相見黄泉其

謂我何及珂出迎之於路握手歔欷聯轡而入居半月以存敬守河
中珂舉家徙于汴後温令珂入覲遣人殺之於華州傳舍自重榮初
帥河中傳至珂二十年
王處存京兆萬年縣勝業里人世隷神策軍爲京師富族財產數百
萬父宗自軍校累至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左街使遙領興元節度
宗善興利乘時貿易由是富擬王者仕宮因貲而貴侯服玉食僮奴
萬指處存起家右軍鎮使累至驍衛將軍左軍巡使乾符六年十月
檢校刑部尚書義武軍節度使明年黄巢犯闕僖宗出幸處存號哭
累日不俟詔命即率本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往山南衛從車駕時
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僞使遣使於處存乃同盟誓師營於
渭北時巢賊僭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僞命唯鄭畋守鳳翔鄭從讜守
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以招太原儀帥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
行在至故諸鎮翕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中和元年四月涇原行軍
唐弘夫敗賊將林言尚讓軍乘勝進逼京師處存自渭北親選驍卒
五千皆以白繻爲號夜入京城賊已遁去京師故人見處存遮道慟
哭歡呼塞路軍人皆釋兵爭據第宅坊市少年多帶白號雜軍人掠
日賊偵知自灞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爲王師歡呼迎之處存爲賊所
迫收軍還營賊怒召集兩市丁壯七八萬併殺之血流成渠處存家
在京師世受國恩以賊寇未平鑾輿出狩每言及時事未嘗不喑嗚
流涕諸軍義之前後遣使十輩迎李克用既并世姻好特相款昵洎
收京師王鐸第其功勤王舉義處存爲之最收城破賊克用爲之最
以功檢校司空後又遣大將張公慶率勁兵三千合諸軍滅賊巢於
泰山以功檢校司徒田令孜討王重榮詔處存爲河中節度處存上
章申理言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除改以搖藩鎮之心初
幽鎮兩藩兵甲強盛易定於其間疲於侵寇及匡威得志驕盈恬欲
兼并之賴與太原姻好爲之援處存亦睦鄰以禮優撫軍民折節
下士人多歸之以至抗衡列鎮累加侍中檢校太尉乾寧二年九月
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諡曰忠肅三軍以河朔舊事推其子副大

使部爲留後朝廷從而命之授以旄鉞尋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累
至太保光化三年七月汴將張存敬進寇幽州旋入祁溝部遣馬步
都將王處直將兵拒之爲存敬所敗退營沙河汴人進擊營於懷德
驛處直之衆奔撓城中大恐十月郜委城攜族奔於太原太原累表
授檢校太尉天復初卒於晉陽其弟鄩克用以女妻之歷嵐石汾三
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天祐中卒
處直字允明處存母弟也初爲定州後院軍都知兵馬使汴人入寇
處直拒戰不利而退三軍大譟推處直爲帥及郜出奔乃權留後事
汴將張存敬攻城梯衝雲合處直登城呼曰敝邑於朝廷未嘗不忠
於藩鄰未嘗失禮不虞君之涉吾地何也朱溫遣人報之曰何以附
太原而弱鄰道處直報曰吾兄與太原同時立勳王室地又親鄰脩
好往來常道也請從此改圖溫許之仍歸罪於孔目吏梁問出絹十
萬匹牛酒以犒汴軍存敬脩盟而退溫因表授旄鉞檢校左僕射天
祐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僞梁授北平王檢校太尉不數歲復

於莊宗後十餘年爲其子都廢歸私第憂恚卒年六十一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役屬縣爲伍伯爲令所笞乃弃役以里謳自給
會龐勛之亂乃委身爲徐卒累軍功至小校官軍討徐龐勛勢蹙率
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群歸國累授汝州防禦使李瑑爲招討使討
沙陀於雲州表爽爲副廣明元年賊陷京師詔爽率代北行營兵馬
赴難關中爽軍屯櫟陽潼關不守車駕出幸爽乃降賊巢以爽爲河
陽節度使巢賊敗復表歸國進位檢校司徒特魏博韓簡寇勢方盛
中和元年四月魏人攻河陽大敗爽軍於修武爽弃城遁走簡令大
將守河陽乃出師討曹全晸於鄆州十月孟州人復誘爽爽自金商
率兵千人復入河陽乃犒勞魏人令趙文玣率之而去十一月爽攻
新鄉簡自鄆來逆戰軍於獲嘉西北時簡將引魏人入趙閑輔誅除
巢孽自有圖王之志三軍屢諫不從偏將樂彥禎因衆心搖詭激之
牙軍奔歸魏州爽軍乘之簡鄉兵八萬大敗奔騰亂死清水爲之不
流明年正月簡爲牙軍所殺爽軍由是大振及巢賊將敗爽復歸國

奭雖起群盜既貴之後善於爲理所至法令澄清人無怨歎人士以
此多之光啓二年奭卒帳中將劉經張言以奭子仲方爲孟帥俄而
蔡賊孫儒率衆攻之城陷於賊仲方歸於汴儒遂據孟州
高駢字千里幽州人祖崇文元和初功臣封南平王自有傳父承明
神策虞候駢家世仕禁軍幼而朗拔好爲文多與儒者遊喜言理道
兩軍中貴翕然稱重乃繫之勇爵累歷神策都虞候會党項羌叛令
率禁兵萬人戍長武城時諸將禦羌無功唯駢伺隙用兵出無不捷
懿宗深嘉之西蕃寇邊移鎮秦州尋授秦州刺史本州經略使先是
李琢爲安南都護貪於貨賄虐賦夷獠人多怨叛遂結蠻軍合勢攻
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將帥未能收復五年移駢爲安南都護至
則匡合五管之兵朞年之内招懷溪洞誅其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
收復交州郡邑又以廣州饋運艱澁駢視其水路自交至廣多有巨
石梗途乃購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無滯安南儲備不乏至今
賴之天子嘉其才遷檢校工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
使治鄆之政民吏歌之南詔蠻寇巂州渡瀘肆掠乃以駢爲成都尹
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蜀土散惡成都比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
葺之費殺之以塼甓雉堞由是完堅傳檄雲南以兵壓境講信修好
不敢入寇進位檢校尚書右僕射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等使乾符
四年進位檢校司空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進
封燕國公時草賊王仙芝陷荆襄宋威率諸道帥討逐其衆離散過
江表天子以駢前鎮鄆軍民畏服仙芝徒黨鄆人也故授駢京口節
鉞以招懷之尋授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令其將張
璘梁纘分兵討賊前後累捷降其首領數十人賊南趨嶺表天子嘉
之六年冬進位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事兵馬都統鹽鐵轉運使如故駢至淮南繕完城壘招募軍旅
土客之軍七萬乃傳檄徵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賴之進位檢
校太尉同平章事既而黃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浙西州郡衆
號百萬巢據廣州求天平節鉞朝廷議欲以南海節鉞授之宰相盧

蕭與駢素善以駢前在浙西已立討賊之效今方集諸道之師於淮
句不宜捨賊以弱士心鄭畋議且宜假賊方鎮以紓難二人爭論於
朝以言詞不遜由是兩罷之駢方恃兵柄聞朝議異同心頗不平之
廣明元年夏黃巢之黨自嶺表北趨江淮由採石渡江張璘勒兵天
長欲擊之駢怨朝議有不附已者欲賊縱横河洛令朝廷聳振則從
而誅之大將畢師鐸曰妖賊百萬所經鎮戍若蹈無人之境今朝廷
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淮爲首彼衆我寡若不據津要以
擊之俾北渡長淮何以扼東中原陥覆必矣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即
令出軍有愛將呂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等
立功即奪已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勲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
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耶爲公良畫莫若觀
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其年冬賊陷河
洛中使促駢討賊冠蓋相望駢終逗撓不行既而兩京覆没盧攜死
駢大閱軍師欲兼并兩浙爲孫策三分之計天子在蜀詔令出師中

和二年五月雉雊於揚州廨舍占者云野鳥入室軍府將空駢心惡
之其月盡出兵於東塘結壘而處每日教閱如赴難之勢仍與浙西
周寶書請同入援京師寶大喜即點閱將赴之遣人偵之知其非實
駢在東塘凡百日復還廣陵蓋禳雉雊之異也僖宗知駢無赴難意
乃以宰臣王鐸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崔安潛副之韋昭
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增駢階爵使務並停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
攘袂大詬累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其末章曰臣伏奉詔命令臣自省
更勿依違者臣仰天訴地血淚交流如劒戟攢心若湯火在已只如
黃巢大寇圍逼天長小城四旬有餘竟至敗走臣散徵諸道兵甲盡
出家財賞給而諸道多不發兵財物即爲已有縱然遣使徵得勑旨
不許過淮其時黃巢殘兇纔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只
如潼關已東止有一徑其爲險固甚於井陘豈有狂寇奔衝略無阻
礙即百二之地固是虛言神策六軍此時安在陛下蒼黃西去内官
奔命東來黎庶盡被殺傷衣冠悉遭屠戮今則園陵開毀宗廟荊榛

遠近痛傷遐邇嗟怨雖然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
痛園陵之開毀臣之痛也實在於斯此事見之多年不獨知於今日
況自崔蒲盜起朝廷徵用至多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
坐擒用此為謀安能辦事陛下今用王鐸盡主兵權誠知狂寇必殲
梟巢即覆臣讀禮至宣尼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
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於射也嚴誠如斯
圖功也豈宜容易陛下安忍委敗軍之將陷一儒臣崔安潛到處貪
殘只如西川可為驗矣委之副貳詎可平戎況天下兵驕在處僭越
豈二儒士能戢彊兵萬一乖張將何救助願陛下下念黎庶上為宗
祧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
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乞陛下稍留神慮以安宗社今賢才在
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
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委之重難置之左右剋復宮闕莫尚於斯若
此時謗誹忠臣沉埋烈士臣復宗社未見有期臣受國恩深不覺語

切無任憂懼之至詔報駢曰省表具悉卿一門忠孝三代勳庸銘於
景鍾煥在青史卿承祖父之訓襲弓冶之基起自禁軍從微至著始
則囊錐露穎稍有知音尋則天豐呈才急於試効自秦州經略使
交趾節旄聯翩寵榮汗漫富貴未嘗斷絕僅二十年卿報國之功亦
可悉數最顯赫者安南拒蠻至今海隅尚守次則汶陽之日政聲洽
平洎臨成都脅歸驃信三載之内亦無侵凌創築羅城大新錦里其
為雄壯實少比儔渚宮不暇於施為便當移鎮建鄴纔聞於安靜旋
即渡江自到廣陵併鍾多壘即亦招降草寇救援臨淮大約昭灼功
勳不大於此數者朝廷累加渥澤靡悋徽章位極三公兵環大鎮銅
鹽重務綰握約及七年都統維藩幅圓幾於萬里朕瞻如太華倚若
長城凡有奏論無不依允其為託賴豈愧神明自黃巢肆毒咸京卿
並不離隋苑豈金陵死水能遮鵾鸛之雄風伯雨師終阻帆檣之利
自聞歸止寧免鬱陶卿既安住蕪城鄭畋以春初入覲遂命上相親
領師徒因落卿都統之名固亦不乖事例仍加封實貴表優恩何適

疑忿太深指陳過當移時省讀深用震嗟聊舉諸條粗申報復卿表云自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者朕授卿汝上超領翊南荊潤維揚聯居四鎮縮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南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雄而乃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爲不用何名爲用乎卿又云若欲俯念舊勳佇觀後効何不以王鐸權位與臣主持必能糾率諸侯誅鋤羣盜者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滅元兇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心期貔武便掃攙搶卿初奏張璘請放却諸道兵士辛勤召置容易放還璘果敗亡巢益顛越卿前年初夏逞發神機與京中朝貴書題云得靈僊教導芒種之後賊必蕩平尋聞圖逼天長必謂死在卿手豈知魚跳鼎釜狐脫網羅遽過長淮竟爲大憝都統既不能禦遏諸將更何以枝梧果致連犯關河繼傾都邑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惻及朕蒙塵入蜀宗廟污於賊庭天下人心無不雪涕既知曆數猶在謳謠未移則懷忠抱怒之臣貯救難除姦之志便須果決安可因循況恩厚者其報深位高者其心急此際天下義舉皆望淮海率先豈知近輔儒臣先爲首唱而窮邊勇將誓志平戎關東寂寥不見干羽涓乎初秋覽表方云仲夏發兵便詣軍前并移汶上喜聞兵勢淌見旌幢尋稱宣潤阻艱罷從天討謝玄破符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卿又云若不斥逐邪佞親近忠良臣既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忽當今日業若寒灰者未委誰是忠良誰爲邪佞終日龍榮富貴何嘗不保其家無人扞禦寇戎所以不安其國豈有位兼將相使帶銅鹽自謂寒灰豈同浪語卿又云不上痛園陵之開毀不念宗廟之焚燒臣實痛之實在茲也且鄙玉毀於櫝中誰之過也鯨鯢漏於網外抑有其由卿手握強兵身居大鎮不能遮圍擒戮致令脫漏猖狂罪則上繫天時禍亦旁由人事朕自到西蜀不離一室之中屏棄笙歌杜絕遊獵莫[illegible]遵日布服被身焚香以望園陵雪涕以思宗廟省躬罪己不敢遑

[illegible]臣未悟之言誰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卿又云自來
所失將帥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因此為謀安能
[illegible]者且十室之邑猶有忠信天下至大豈無英雄況守固城池悉
[illegible]平縱非盡美安得一平欺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
[illegible]只如拓拔思恭諸葛爽輩安能坐擒耶勿務大言不堪垂訓卿又
云王鐸是敗軍之將兼徵引夔相射義者昔曹沬三敗終復魯讎孟
明再奔竟雪秦恥近代汾陽尚父咸寧太師亦曾不利鼓鼙尋則功
成鍾鼎安知王鐸不立大勳卿又云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
刮席之恥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軌道之災豈獨往日者我國
家景祚方遠天命未窮海內人心尚樂唐德朕不崇酒色不虧刑名
不結怨於生靈不貪財於寓縣自知運曆必保延洪況巡省已來禎
祥荐降西蜀半年之內醴名又以備全襄北日南悉來朝貢黠戛
斯並至梯航但慮天寶建中未如今日清宮復國必有近期卿云劉
氏復興不知誰為其首卿言刮席之恥比朕於劉盆子耶仍憂軌道
之災方朕於秦子嬰也卿雖稱直行何太周誣三復斯言尤深駭異
又云賢才在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也
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毀直公正之臣者且屠虞之世未必盡是
良今巖野之間安得不遺賢彥朕每令銓擇亦遣訪求其於選粹精
兵安人救物但屬收復之業講求理化之基自有長才同臣大計賣
官鬻爵之士中外必不有之勿聽狂辭以資游說且朕遠違宮闕寄
寓巴邛所失恩者甚多尚不興怨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況天步未
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猶存但守君臣之軌儀正上下之名分
宜遵教約未可隳凌朕雖沖人安得輕侮但以知卿歲久許卿分深
事存終始之恩勿貯猜嫌之慮所宜深省無更過言駢始以兵權欲
臨藩鎮吞併江南一朝失之威望頓減陰謀自阻故累表堅論欲其
復故明年四月王鐸與諸道之師敗賊關中收復京城駢聞之悔恨
無狀而部下多叛計無所出乃託求神仙屏絕戎政軍中可否取決
於呂用之光啓初僖宗再幸山南李熅僭號偽授駢中書令諸道兵

爲都統江淮鹽鐵轉運等使駢方怨望而甘於僞署稱藩納賄不絕於途宴安自得日以神仙爲事呂用之又薦暨工諸葛殷張守一有長年之術駢並署爲牙將於府第別建道院院有迎仙樓延和閣高八十尺飾以珠璣金鈿侍女數百皆羽衣霓服和聲度曲擬之鈞天日與用之守一三人授道家法籙談論於其間賓佐罕見其面府第有隋煬帝所造門屋數間俗號中書門最爲宏壯光啓元年無故自壞明年淮南饑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而入府第道院竹木一夕如翦經像幢節皆齧去其首撲之不能止旬日之內蝗自食噉而盡其年九月雨魚是月十日夜大星隕于延和閣前其聲如雷火光爍地自二年十一月雨雪陰晦至三年二月不解且歲不稔食物踊貴道殣相望饑骸蔽地是月浙西周寶爲三軍所逐駢喜以爲妖異當之三月蔡賊過淮口駢令畢師鐸出軍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鄭漢璋等率行營兵反攻揚州四月城陷師鐸囚駢於道院召宣州觀察使秦彦爲廣陵帥旣而蔡賊楊行密自壽州率兵三萬

乘虚攻城城中米斗五十千餓死太半駢家屬並在道院秦彦供給甚薄薪蒸亦闕奴僕徹延和閣欄檻煮革帶食之互相篡啖駢召從事盧涗謂之曰予三朝爲國粗立功名比擺脫塵埃自求清淨非與人世爭利一旦至此神道其何望耶掩涕不能已初師鐸之入城也愛將申及謂駢曰逆黨人數不多即目弛於防禁請奉令公潛出廣陵依投支郡以圖雪恥賊不足平也若持疑不决及旦夕不得在公左右駢怯懼不能行其謀九月師鐸出城戰敗慮駢爲內應又有尼奉仙自言通神謂師鐸曰揚府災當有大人死應之自此善也秦彦曰大人非高令公耶即令師鐸以兵攻道院侍者白駢曰有賊攻門曰此秦彦來整衣候之俄而亂卒升階曳駢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揚州民淮南塗炭公之罪也駢未暇言首已墮地矣駢既死左右奴客踰垣而遁入行密軍行密聞之舉軍縞素繞城大哭者竟日仍焚紙錢奠酒信宿不已駢與兒姪死於道院都一坎瘞之以氈行密入城以駢孫愈攝副使令主喪事葬禮未行而愈卒後故吏

曠師虔收葬之初師鐸入城呂用之張守一出奔楊行密詰所居
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銅人長三尺餘身被桎梏釘其心刻
高駢二字於胸蓋以魅道厭勝蠱其心以至族滅
畢師鐸者曹州冤朐人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亡命聚衆為盜[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
鄆荊襄師鐸善騎射其徒目為鷂子仙芝死降高駢擢[illegible][illegible]黃巢於
浙西皆師鐸梁纘之効也頗寵待之駢末年惑於呂用之舊將俞公
楚姚歸禮皆為用之讒搆見殺師鐸意不自安左右愛妾復為用之所
奪光啓三年三月蔡賊楊行密逼淮口駢令師鐸率三百騎戍高郵
戍將張神劍亦怒用之兩人謀自安之計用之伺知亟請召還師鐸
母在廣陵遣信令師鐸遁去或謂師鐸曰請殺神劍併高郵之兵趨
府令公必殺用之為解又曰不如投徐州則身存而家保師鐸曰非
計也呂用之誣惑主帥塗炭生民七八年來鬼怨人怒今日之事安
知天不假手誅妖亂而康淮甸耶又曰鄭漢章是我歸順時副使常
切齒於用之今率精兵在淮口聞吾此舉即樂從也乃趨淮口與漢

章合絳兵千人又相與至高郵問計於張神劍神劍曰公見事晚耶
用之一妖物耳前受襄王偽命作鎮廬州遷留不行志圖淮海節鎮
令公已奪其䰟彼一旦成事吾能北面事妖物耶即割臂血為盟推
師鐸為盟主稱大丞相移檄郡縣以誅用之守一為名乃署其卒長
唐宏王朗格玄貞倪詳逯本趙簡等分董其卒三千人四月趨廣陵
營於大明寺揚州大駭呂用之分兵城守高駢登延和閣聞鼓譟聲
怪之用之曰師鐸兵士迴戈止過不得適已隨宜處置公幸勿憂苟
不聽徒勞玄女一符耳師鐸陳兵數日用之屢出戰師鐸憂其不尅
求救于宣州秦彥曰苟得廣陵則迎公為帥彥令牙將秦稠率兵三
千助之師鐸門客畢慕顏自城中出曰人心已離破之必矣秦稠軍
至兵威漸振駢聞甚憂謂用之曰吾以心腹仗爾不能駕馭此輩悞
我何多百姓遭罹飢饉不可虐用吾自枉手札諭師鐸可令大將一
人自行用之即以其黨許戡送駢書師鐸怒曰梁纘韓問何在令爾
來耶即斬之用之選勁兵自衛一日至道院駢叱去之乃令猶子傑

搉牙兵令師鐸毋作書遣大將古鍔與師鐸子出城諭之師鐸令子還白曰不敢負令公恩德正爲淮南除弊但斬用之守一即日退還高郵秦稠攻西南隅城中應之即日城陷呂用之由參佐門遁走駢聞師鐸至改服俟之與師鐸交拜如賓主之儀即日署爲節度副使漢璋神劍皆署職事秦稠點閱府庫監守之仍密召彥於宣州或謂師鐸曰公昨舉兵誅二妖物故人情樂從今軍府已安以事理論之公宜還政高公自典兵馬戎權在手取捨自由藩鄰聞之不失大義議者皆言秦稠破城之日已召秦彥彥若爲帥兵權非足下有也公感其援但以金玉報之阻其渡江最爲上策若秦彥作帥則楊行密朝聞夕至如高令復帥外寇必自卷懷師鐸猶豫未決而秦彥軍至五月彥爲節度使署師鐸爲行軍司馬移居牙外心頗不悅是月楊行密引軍攻揚州彥兵拒戰繼敗八月師鐸與鄭漢璋出軍萬人擊行密皆大敗而還自是不復出九月師鐸殺高駢十月秦彥師鐸突圍而遁十一月秦彥師鐸引蔡賊孫儒之兵三萬圍揚州行密求救于朱全忠遣大將李璠率師淮口以爲聲援孫儒以廣陵未下而汴卒來又慮秦彥師鐸異志四年正月孫儒斬秦彥師鐸于高郵之南鄭漢璋亦死焉

秦彥者徐州人本名立爲卒隷徐州乾符中坐盜繫獄將死夢人謂之曰爾可隨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名彥乃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資裝入黃巢軍巢兵敗於淮南乃與許勍俱降高駢累奏授和州刺史中和二年宣歙觀察使竇潏病彥以兵襲取之遂代潏爲觀察使朝廷因而命之光啓三年揚州牙將畢師鐸因其帥高駢懼外寇來侵乃迎彥爲帥彥召池州刺史趙鍠知宣州事自率衆入揚州師鐸推彥爲帥五月壽州刺史楊行密率兵攻彥遣其將張神劍令統兵屯灣頭山光寺行密屯大雲寺北跨長岡前臨大道自揚子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秦彥登城望之懼形於色令秦稠師鐸率勁卒八千出鬬爲行密所掩盡沒稠死之彥急求援於蘇州刺史張雄雄率兵赴之屯于東塘重圍半年城中芻粮並盡草根木實市肆

樂物皮囊革帶食之亦盡外軍掠人而賣人五十千死者十六七縱
存者鬼形鳥面氣息奄然張雄多軍糧相約交市城中以寶貝市米
金一斤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雄軍得貨不戰而去九月畢師鐸出戰
又敗自是日與秦彥相對嗟惋問神尼奉仙何以獲濟尼曰走為上
計也十月彥與師鐸突圍投孫儒並為所殺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
甲天下自師鐸秦彥之後孫儒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
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

時溥彭城人徐之牙將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中和二年武
寧軍節度使支詳遣溥與副將陳璠率師五千赴難行至河陰軍亂
剽河陰縣迴溥招合撫諭其衆復集懼罪屯于境上詳遣人迎犒悉
恕之溥乃移軍向徐州既入軍人大呼推溥為留後送詳於大彭館
溥大出資裝遣陳璠援詳歸京詳宿七里亭其夜為璠所殺舉家屠
害溥以璠為宿州刺史竟以違命殺詳溥誅璠又命別將帥軍三千
赴難京師天子還宮授之節鉞及黃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
連結徐蔡相近溥出師討之軍鋒益盛每戰屢捷黃巢之敗也其將
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後林言又斬黃巢首歸徐州時溥功居第一詔
授檢校太尉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未平仍授溥徐州行營兵馬都
統蔡賊平朱全忠與之爭功遂相嫌怨淮南亂朝廷以全忠遙領淮
南節度以平孫儒行密之亂汴人應援路出徐方溥阻之全忠怒出
師攻徐自光啓至大順六七年間汴軍四集徐泗三郡民無耕稼頻
歲水災人喪十六七溥窘蹙求和于汴全忠曰移鎮則可然之朝廷
以尚書劉崇望代溥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懼出城見害不受代汴將
龐師古陳兵于野溥求援于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
城中守陴者飢甚加之病疫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
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四月也地入于汴

朱瑄宋州人父慶盜鹽抵法瑄逃於青州為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黃
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敬武遣牙將曹全晸率兵三千赴難關西瑄
已為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晸還路由鄆州時鄆帥薛崇為草

賊王仙芝所殺鄆將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爲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晸出兵逆戰爲魏軍所敗全晸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時瑄有衆三萬其弟瑾勇冠三軍有爭天下之心秦宗權之盛也屢侵鄭汴朱全忠爲賊所攻甚窘求救於瑄瑄令朱瑾出師援之擊敗秦宗權全忠乃與瑄情極隆厚全忠狡譎翻覆虎視藩鄰會宗權誅乃急攻徐州時溥求援于瑄瑄與全忠書請釋溥脩好僞許之瑄以恩及全忠遣使讓之又令朱瑾出軍援溥及徐泗平全忠乃移兵攻鄆三四年間每春秋入其境剽掠人不得耕織民爲俘者十五六瑄禦備殫竭景福末與弟瑾合兩鎮之兵與汴人大戰于魚山下瑄瑾俱敗兵士陷沒汴將朱友裕以長壍圍之乾寧四年正月城中食竭瑄與妻榮氏出奔至中都爲野人所害傳首汴州榮氏至汴州爲尼

朱瑾瑄之從父弟[illegible]以將軍從瑄齊克讓爲兗州節度瑾將襲取之乃求婚於克讓及親迎瑾選勇士衛從禮會之夜竊發逐克讓遂據城稱留後朝廷不獲已以節鉞授之及朱瑄平汴人移兵攻兗經年食盡瑾出城求食比還爲別將所拒不得入乃渡淮依楊行密行密寵之用爲壽州刺史又敗汴軍于清口自此全忠不敢以兵渡淮蓋楊溥立謀亂爲徐知訓所殺

史臣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見忠臣誠哉是言也上運中微賊巢僭越藩伯勤王赴難者率有聲而無實雖重榮斬賊使於近關處存舉義師於安喜横身泣赴不顧禍患遂得義徒雲合逆黨勢窮宜乎服冕乘軒傳家胙土而重榮傷於峻法嚴而少恩禍發輿臺誠悲枉横高駢起家禁旅頗立功名玩寇崇妖致兹狼籍後來勳德可誡前車瑄溥不以善取國且幽然瑾持此狼心妄逃虎口王綱之紊羣盗及兹復何言哉

贊曰王者撫運居安慮危不以德處即爲盗窺乾坤盪覆生聚流離

讀新章疏可爲涕泗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三

日本政府圖書
昌平坂學問所
淺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